

Re-Deploying Hamasen/Hámásing/Hamaxing: Vernacular Preservation and the History on Site

Ching-wen HSU

再置哈瑪星：常民保存與歷史現場*

許瀨文**

*本文相關研究與寫作獲科技部（109-2410-H007-005-MY2）與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競爭型團隊計畫「當代台灣的記憶政治」（109QI023E1）之補助。陳瑞樺、古明君、岑學敏、柳書琴、榮芳杰、賴雯淑、謝世宗於工作坊提供的意見，與三位匿名審稿人之建議，對本文寫作相當有助益。感謝資料收集期間國立中山大學郭瑞坤教授、高雄大學陳啟仁教授慷慨受訪與提供資料，也致謝哈瑪星文化協會成員、打狗文史再興會社成員、木工班講師與學員、哈瑪星地區舊建築活化再生的參與者、經營者，以及相關的政策計畫執行者。本文寫作基礎為2013年9月起參與打狗文史再興會社之木工班第一班，其後持續接觸參與會社和哈瑪星地區活動，並與上列人士進行訪談。部分成果發表於《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2019）一書。

**許瀨文，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聯絡方式：cwhsu@mx.nthu.edu.tw。

摘要

本文關注高雄市哈瑪星地區常民建築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的保存與再生過程中多重的行動與都市敘事。由抗爭而起的民間自主保存行動利用實際的建築修復、遺產概念的辯論、與在地歷史的挖掘重述，反抗都市的開發。保存運動增加了老建築的能見度，塑造哈瑪星成為現代高雄的根源，並指向公民參與都市建設與歷史保存的願景。哈瑪星港邊街廓與水岸的開發歷史，也接合上市政府重新塑造高雄的規劃。在老建築能見度提升之時，市政府再度引入中央與地方資金，進行文化建設與老屋整修，並將老建築再生併入為期八年的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哈瑪星的觀光熱度也吸引了以老屋為號召的商店，增加老屋的商品化與哈瑪星街區的觀光化。從拆除到活化，官方對哈瑪星的各種政策、公民團體的保存運動，以及老屋商業化間，存在對建築保存與都市空間的矛盾理念，彼此競逐卻又不時重合。本文從政策、資本與社會運動的互動中，分析現階段官方、民間、正式、非正式之歷史保存與敘事，探討常民建築如何轉化為官方與非官方的文化資產，參與者如何藉由建築述說地方歷史，建立常民生活的想像，並且表述當代都市公共生活的追求。

關鍵詞：都市治理、城市權、文化資產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olitics of urban space by investigating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seaside neighborhood Hámásing and the way citizen groups, heritage practices, and everyday life intersect in a changing landscape. Specifically, I am interested in how local efforts to preserv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tersect with the official program of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Site,” a state-wide project that integrates historic preservation with urban governance and encompasses cross-departmental plann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civic organizations. Controversies over the preservation of a street block drew public attention to Hámásing’s history and its Japanese-era architectures. As the city pushes for more development on the coast, older buildings are constantly under threat of being demolished. However, Hámásing’s old-time charm and its connection to the growth of Kaohsiung under Japan also plays a role in the city’s self-fashioning as the harbinger of Taiwan’s modernization. Hámásing’s growing popularity attracts businesses that seek to capitalize on its proximity to other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 allure of old houses.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has Hámásing’s built environment resulting from Japan’s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city’s post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ecome reconfigured and envisioned to generate different kinds of connections? How, as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became incorporated into official endeavor to produce an integrated historic landscape, do local preservationists navigat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s, market forces, and policy chang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contributing to these shifting frameworks? How unofficial, local, and vernacular endeavors to identify, define, and preserve common heritage contribute to the formulation of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city life and mobilizing actions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Urban governance, Right to the city, Cultural heritage

前言

阿珍早午餐位於高雄市哈瑪星地區一棟1970年代透天厝的一樓，方正的建築外牆貼著壁磚，混在哈瑪星其它外牆貼磚的方正透天厝中，不是很起眼。店裡，磨石子地板、低矮的木桌椅、漆成藍灰色的木頭窗門框，組成一個看起來僅有低度裝潢、帶點舊日風情卻又分辨不出確切年代的空間。早午餐店對面是一排或棄置、或整修中、或已經重新裝修整建作為營運使用的日治時期街屋；不遠處，一棟新的電梯住宅大樓剛剛落成；幾條街外，一排新的透天厝也正在尋求買主。哈瑪星的每個街區都是這般新舊建築交錯的景象，而且幾乎每拐一個彎，就會出現一間嵌在建築中的神壇或宮廟。近幾年哈瑪星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建築成為官方與民間推動觀光的焦點，也興起像阿珍早午餐店般改造舊建築而成的場所。過去的老建築與城市建設的遺留，成為這個20世紀初期開發的海邊鄰里最為人所知的特色。

1900年代日本政府擴建高雄港，在岸邊填築的海埔新生地，因為鐵道「濱線」（Hama-Sen）通過，被當地人以閩南語稱為Hámásing，爾後演變為以中文書寫的「哈瑪星」之名。隨著高雄港的興盛以及鐵道運輸的發展，哈瑪星一度商業繁盛。二戰前火車站與市區行政中心往內陸東移，戰後高雄港向南擴張，遠洋漁業重心也南移至前鎮區，使得哈瑪星在20世紀後期逐漸沒落（張守真、許一男編1998: 25-27）。街區開發於日治時期，而後未進行大幅更新，路街變化幅度很小（簡錦松2008: 99），一些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興建的建築得以存續至今。這些建築在高雄歷經後工業轉型而尋求觀光發展之際，一方面面臨港區快速開發的壓力，一方面也被重新挖掘，成為哈瑪星的觀光特色。然而，哈瑪星的棋盤格狀街區、各種年代交錯的房屋、在既有建物上補補貼貼四處延伸的不同時期增建、隱身於建築中的廟宇神壇，也是臺灣常見的都市景觀。換言之，哈瑪星的「過去」以及老建築，必須從混合多樣的建築和平凡的街區中被特別區辨出來，才能變得可見。

日治與戰後初期常民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¹在當代哈瑪星的現

1 Vernacular architecture通常譯為「風土建築」，指的是一個地方普通、常見的建

身，回應了都市開發與國家政策下高雄的轉向與定位，消費市場的轉變，以及都市居民在這些變化之下尋求位置的努力。透過「以物質空間作為質問都市的策略」（Low 2014: 19），本文探討因為殖民都市計畫與資本需求生成的街區空間裡，老建築如何在市場、國家、市民權利主張、與日常營生的拉鋸協商中被挪用，而「常民建築」與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又如何常在民保存（vernacular preservation）行動中，成為框架都市權利的關鍵場域與關鍵字。在此，常民保存具有以常民建築為目標的保存，以及非專業人士進行的保存兩重意義。藉由探究哈瑪星常民建築的現身與相伴的敘事，我希望將多重的都市生活想像與對都市的主張，置放於不斷變化的空間與國家政策之中，檢視地方製造的政策、歷史保存的實踐、市民參與的理念如何交會在哈瑪星的人造環境。²

一、從濱線到哈瑪星

2015年某個冬天午後，18歲的阿威和父母一起到哈瑪星逛每個月一次的「新濱市集」。阿威的父親站在捷興二街上，一下子往南指、一下子往西比劃，跟他解釋這裡曾經有火車站、那邊再過去是魚市場、要渡海去旗津島要在哪裡搭船，阿威則被大量的地名弄得越來越混淆，不斷在對話空檔插入問題，希望弄清楚那些地名如何對應到他所在的方位。阿威熟悉的捷運站、鐵道故事館、港邊的公園和展演消費場域，都是21世紀之後的產物，疊合在父親所敘說的地點之上。西子灣捷運站在哈瑪星而不是西子灣，火車站有過兩三個不同的名字、現在叫做鐵道故事館，猴山就是柴山，也是（萬）壽山，而市集所在的街廓同時是新濱（町）、哈瑪星、跟南鼓山。就連捷興二街上的住戶，也很困惑他們從小生長的街區居然還有

築物，具有因應環境與生活方式的彈性，往往隨著時間變動而非固定式樣（Blier 2006）。由於後文「常民」（the vernacular）的使用，為求統一，本文採用「常民建築」。

- 2 本文旨在理解行動者背後的脈絡，而非評判各方在哈瑪星建築保存中的貢獻，也非評價政策成果；文化資產認定標準與常民建築形式歷史的討論，也超過本文所能處理的範疇。

個名字叫做「新濱」。³

這些地名混合國語、日文、閩南語、閩南語化的日文和國語發音的日文。日文漢字與中文在書寫上的滲透性，讓被殖民者得以「用自己的聲音來閱讀殖民者的符號」，而不同年代的臺灣地名也得以在政權轉移之下依然並置（周文龍2018: 264）。源自南島民族語言而被閩南語化的打狗（讀做tá-káu），在1920年成為高雄／Ta-kaio，戰後成為高雄／Kaohsiung，而在21世紀之際，打狗（以華語讀做da-gou）又再度浮現。上一個政權的名稱以另一個語言發音繼續存在，官方地名無法消滅口語地名，舊地名被推至一旁，但不曾真正消失。周文龍（Joseph Allen）將臺灣都市這樣的現象稱之為「錯置」（displacement），意指「一種文化形式或現象〔…〕『排開』其他文化，迫其離開中心移至邊緣，但不致殘缺或完全消失」（ibid.: 268）。不同於探討都市空間「刮除」、「重寫」，一層蓋過一層的概念（Huysen 2003），周文龍認為臺灣都市空間裡是多重時間性的並存與景觀拼貼。今天哈瑪星地區的觀光導覽地圖上，日治時期的名字與建築再次出現在國民政府命名的街道上，與21世紀港區再開發後的觀光建設並置。因為殖民擴張與國際貿易而生成的「哈瑪星」，疊合在因為追求國際資本而重組的「哈瑪星」，日治時期的過去從錯置而到可見。

比起環繞同一個日文漢字或中文名字的多種發音，「哈瑪星」有更多重的音／字轉移。Hámasing並非以閩南語唸出日文「濱線」的字，而是將「濱線」的日語發音轉為相近的閩南語。作家林曙光（1985, 1993）將Hámasing寫作「哈馬生」，⁴曾玉昆（1987: 142）在《高雄市地名探索》中則寫作「哈馬星」，標註發音Ha Ma Sen。⁵念得出來、寫不出來，反映了臺灣閩南語文字標準化過程的尷尬。戰後世代不再使用日文，日治時

3 哈瑪星位在現在的鼓山區南部，介於柴山與高雄港邊的區域，日治時期在此填海造陸，設有壽町、新濱町，以及湊町。

4 林曙光（1985: 105）偶也使用「哈瑪星」的寫法。

5 直至2008年，仍在文獻地方誌出版物中看到「哈馬星／哈瑪星」混用的寫法（簡錦松2008）。林文指稱哈馬生在「四枝頓以西的地域」（林曙光1983: 126），曾文指其為「四枝探以南的南鼓山地域」（曾玉昆1987: 142）。四枝頓／四枝探意指五福路上的鐵路平交道（四支擋sì-ki-tóng）。

期地名被國民政府清除，使得Hámásing成了一個「怪名字」，「既不像日語，又不像臺語，但明明已成臺語了，仍沒有人能說出是什麼意思」（林曙光1985: 126）。從「濱線」到Hámásing、再到「哈瑪星」，三個名字的背後，是一個政權的都市空間規劃，和另一個政權的文化治理，連貫其中的，則是殖民與全球力量在高雄的交會。

1980年代，面臨來自全球化與公民社會在經濟政策與政治領域上的挑戰，中華民國政府藉由「文化」本土化與「社區」營造，企圖重新穩固其在臺灣統治的正當性（莊雅仲2014; Chun 2010）。不同於戰後從建築、地名、語言各層面意圖消滅日本影響、推廣獨尊中原漢文化的「中華文化」，新的文化論述轉向建立以臺灣為中心的「本土化」與「多元化」文化（Chun 2010; Lu 2002）；1994年開始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則號召「社區」參與，透過社區居民的動員與地方文化的「再發現」，建立「社區意識」，從而塑造民主社會的「公民」（顏亮一2006）。社區總體營造看似跳脫國族框架，但國家扮演主導的角色，藉由製造一個由「地方」歷史文化構成的國族，來緩解當代國族文化論述的困境（Lu 2002）。社區既是「延續歷史文化的單位」，也是「民主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的起點」（容邵武2013: 60）。文化在社區營造裡成為「一種生活、一種經濟、一種生命力」，而「地方文化、地方發展、地方動能、地方認同成為一系列緊緊相關的關鍵詞」（*ibid.*: 94）。然而，雖然「社區」與地方文史的書寫是國家政策對地方的總體動員，「社區」作為關鍵字的興起，也回應了臺灣快速發展、都市空間急遽變化下地方生活的挑戰（莊雅仲2014）。另一方面，與官方社區營造同時興起的「聚落保存」論述與實踐，以及以都市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也將注意力放到地方文史，意圖藉由地方的歷史保存，來迴避「統獨」國族論述、緩和臺灣進入全球經濟的衝擊（顏亮一2006）。

1995年，在一場集合產業界、官方、學界的國際研討會「民間都會會議」之後，以從小社區出發實現健康都會為理想，由中山大學吳英明教授與高雄師範大學洪富峰教授召集，哈瑪星社區營造工作室因應而生。這場研討會讓哈瑪星「從九十年前模模糊糊的地名記憶中，再一次被聚焦回

來」(哈瑪星社區營造工作室1997: 3)。1997年,在中山大學郭瑞坤教授擔任主持之下,哈瑪星成為文建會主導的社區營造計畫中的一個社區,引進國家資源進行活動、出版與硬體建設。1998年,工作室正式立案並更名哈瑪星文化協會。「哈瑪星」雖然不是地圖上的正式名字,但經由社區營造的官方認定,已經定調為此區域的中文名稱,取代「哈馬生」、「哈馬星」等寫法,並出現在官方文件和計劃書之中。

曾經繁華、如今沒落,是對哈瑪星風貌常見的形容:哈瑪星已經「一落千丈」(林曙光1985: 131)、「破舊生病」(哈瑪星社區營造工作室1997: 5)、「猶如半老徐娘,不復往日風華」(張守真、許一男編1998: 35)。在遠洋漁業隨港口發展往南遷移、商業隨市區開發往東移動、因為鐵道阻隔新的市中心而交通孤立之下,社區營造是哈瑪星尋找「重生」的路徑。哈瑪星的社造在硬體上著重於「美化」、「綠化」等小幅度的都市更新,以改善居住環境,達到「宜居」的健康城市目的。軟體上,則從環境清潔、義工培訓、固定的聚會與社區教室、特殊的典禮活動、展覽、導覽等,意圖動員居民、凝聚共識,並且藉由發掘認識哈瑪星的歷史,建立社區共同的回憶。

哈瑪星位於港岸邊的地理位置以及遠洋漁業的經濟基礎,使得「海洋」與「水岸」成為社區營造聚焦的元素(洪富峰1998: 4)。港灣建設與漁業發展是社區歷史書寫的重點,工作室動員居民收集的老照片、文物和舉辦的展覽裡,漁市場、港灣、船舶佔了不小的比重,而進行的慶典型活動也援用了船隻下水典禮。以日治時期地圖、文書檔案紀錄、1990年代前對於高雄港開發和哈瑪星的書寫、訪問耆老而建立的哈瑪星歷史地理中,強調因為日本開發高雄港而從無到有出現的哈瑪星,是高雄最早的現代化街道,擁有許多的「第一」,並且是海運交通的樞紐。哈瑪星便利的交通吸引移民前來經商發展,伴隨航海、商業、與行政而發展出旅宿、飲食、金融等活動。商業繁盛的哈瑪星同時也是行政與教育的中心,有高雄最早的現代化市場、自來水、電力、路燈等(張守真、許一男編1998: 8)。此一現代化的歷史給予哈瑪星獨一無二的地位,是「高雄的母親」(哈瑪星

社區營造工作室1997: 30-31)，也是臺灣現代化的先驅。⁶在過往水岸建設與海陸交通的基礎上，哈瑪星需要重新找回與海洋的連結，以建設未來（洪富峰1998: 4）。換言之，環境改善、歷史與文化的發掘保存，是以振興地方與凝聚社區意識為前提來進行的。據主持社區營造的中山大學郭瑞坤教授所說，哈瑪星借鏡的，是同時期歐美城市在港口不再負擔過往運輸功能後，轉而建設水岸作為休閒遊憩的例子。打開岸邊空間、親近海洋，讓社區變得「宜居」，能夠享受山海，是社造的目標之一。而這樣的目標，湊巧搭上了當時高雄市政府「海洋城市」的願景，而得到官方的配合。⁷

「海洋城市」的願景固然有重新定向高雄市、並延伸臺灣為一個海洋國家的國族建構面，但也反映了城市在全球化之下轉型的壓力。當高雄港與工業都面臨沒落之時，「港口」與「工業」轉化為高雄建構城市歷史文化的元素與硬體環境，從而成為吸引觀光與投資的資源。資本主義之下，「資本在特定時刻為了符合其條件而建立的實質地景，在下一個時間點往往因為危機而必須銷毀」（Harvey 1978: 124）。20世紀前半為了資本積累而建築的基礎設施，因為新的建設、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地點，而無法發揮過往功用，或是無法製造足夠收益，甚至形成交通流動的阻礙，而妨礙新的發展。基礎設施在建成當下投射了未來因建設而產生的發展，卻在「未來」到來時，不敷使用而成為廢墟（Howe et al. 2016）。然而，基礎建設殘留的使用價值（Harvey 1978: 122），以及其所代表的、曾經的未來性，也可能在「下一個時間點」，被導向不同的資本積累。高雄第一港口大片的水岸、鐵道設施、閒置空間、工業遺址，在不再為漁業和貨運運輸服務之後，成為可以開發的「空地」，以及高雄建設「海洋」形象的新基礎。⁸

6 世紀之交時，打狗主要聚落集中於旗津。因此，哈瑪星作為高雄起源的說法，實指「現代」的高雄。

7 郭瑞坤，個人訪談，2020年9月30日。1998年高雄市長選舉時，執政國民黨吳敦義以及在野民進黨謝長廷不約而同喊出以「海洋」為中心的競選口號。謝長廷當選後，即以「海洋首都」作為政策關鍵字。

8 高雄港區分為第一港口與第二港口。第一港口為日治時期拓建，戰後繼續疏通擴建；南邊的第二港口於1975年開通，逐步取代第一港口遠洋漁業和貨櫃功能。從哈瑪星蓬萊商港往南延伸到苓雅區的碼頭，從2000年開始逐步拆除圍籬、納入港岸再造為休閒空間。目前蓬萊商港、鹽埕商港、苓雅商港的1至15號碼頭為客輪以及親水休憩碼頭，苓雅商港的22號碼頭則出租遊艇業者使用，岸

airiti

官方將港口與工業重新定向為高雄都市特色的「文化」，也呼應了從通俗寫作到學術研究中著重的、高雄（打狗）港開發與高雄市發展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林曙光1985；戴寶村1994；黃武達等1992）：因為打狗港的「天然」優勢如潟湖、堤坡、腹地，高雄從幾個海邊漁村聚落成爲19世紀歐美海權佈署勢力之地，並經歷日治時期建設而躍爲工業與交通大城。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越趨蓬勃的高雄歷史、地理、文學書寫和研究，將焦點放在高雄港以及港邊的哈瑪星。21世紀之後更在此基礎上出產從地圖（鄭德慶編2005）、老照片（王智慧編2008）、生活史（戴寶村編2004）、都市計畫（張守真2007）等探究從「打狗」成爲「高雄」的研究，以及與高雄港相連的生活經驗書寫與創作（王家祥2002；王聰威2008）。這個發展故事裡，現代高雄市的「誕生」推至日治時期，交通建設主導高雄的都市計畫，因此，高雄從開發之初就有整齊的棋盤格街道、暢通的海陸交通聯結，自始就是個規劃完善的現代都市，也有著各種現代化設備與基礎設施（蔡佳芸2004；黃武達等1992, 2003；戴寶村1994；魏聰洲編2001）。同時，相對於清政府的偏重防務，日本政府的積極建設、重視商務，發揮了高雄港作爲天然良港的潛力。1980年代的書寫將日治時期定義爲日本「竊據」臺灣（曾玉昆1987: 142），即使日本建設打狗成爲南方貿易門戶，戰後國民政府的大力經營才讓戰時被炸毀的高雄港成爲國際大港、得以展望未來願景（林曙光1985: 124-125）。1990年代後期不同的政治風氣與臺灣歷史的重「發現」中，日本殖民時期受到重新評價。在高雄，日本的存在尤其清晰地展現在港口、鐵道、街區等都市空間中。這些物質性的存在，以及日本治理在文史書寫的清晰現身，使得20世紀初期日本對高雄的開發，在20世紀末被連結到後工業轉型的高雄都市歷史敘事：哈瑪星原本就是「國際化」的地方，高雄港的「天然」優勢與哈瑪星「現代化」的基礎，被引申爲高雄未來繼續朝向國際都市的發展路徑。哈瑪星與海洋的連結、以及從哈瑪星出發的高雄應該要在21世紀實現國際化願景是如此自然且必然，甚至於被與維納斯誕生神話、化蛹成蝶、海水潮汐

邊建設爲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商港）、流行音樂中心（鹽埕商港）、港埠旅運中心與世貿會展中心（苓雅商港）。

起落相比擬（孫小玉2012）。因為殖民統治、人貨流動需求而興築的打狗港，為高雄製造出符合資本主義需求的「天然優勢」，此一人造的「第二自然」（Cronon 1991）支撐了20世紀末高雄都市發展的地理決定論，使其似乎成爲一種命定而必然的自然天命。

就在高雄港第一港口的水岸被重新開發爲休憩和商業場所之時，位於哈瑪星的鐵道與相關設施也面臨廢除。臺鐵傾向拆除不再使用的鐵道設施與相關建築，將土地轉做商業開發，引發了由民間社團組織主導的鐵道保存運動，遊說高雄市政府協調臺鐵進行保存。在鐵道即將消逝之下，日治時期交通建設的歷史越加浮現，鐵道保存人士也引用了「哈瑪星是高雄市現代化濫觴」的敘事，強調哈瑪星海陸聯運中的鐵道運輸，以及高雄市區規劃與鐵道發展之間密不可分的關連（王冠人、徐敏思編2009；謝明勳2012；陳建竹2014）。在哈瑪星社區營造奠定的文史調查與書寫之上，鐵道保存更進一步地將建立地方史與保存硬體建設緊密連結，因而讓哈瑪星的「歷史」空間成爲高雄市共有的遺產，鐵道、街區、建築不再只是哈瑪星所有，而屬於高雄，甚至全臺灣。

在社區營造、港灣開發、殖民歷史重新訴說中，哈瑪星既是各種流動交會的「全球空間」（Hannerz 1992），也是多重的「地方」（Low 2014）。官方地方製造（place-making）故事裡，哈瑪星是高雄從過去的殖民港埠變成未來的海洋城市的潛力地點，扮演將觀光客輸送至水岸景點的樞紐。隨著「哈瑪星」這個閩南化日語名字的文字定調，一度錯置的「日本」回到哈瑪星的中心，殖民時期的都市政策實驗場讓高雄成爲「現代化」的基地，過去的貿易街市奠定高雄作爲國際化門戶的未來。作爲貿易門戶、交通中心、現代化的起點，「哈瑪星」因此被定位爲高雄與臺灣現代化歷史積累的空間，在高雄歷史中佔有獨特地位。在鐵道保存的敘事裡，因爲哈瑪星曾經是交通結點的位置，讓哈瑪星的日治與戰後建築、街區、交通建設的遺留有了被保存的價值。前代基礎設施的遺留，一方面成爲當代都市建設與敘事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提供物質性的連結，將一世紀前的哈瑪星再置於21世紀初期的高雄，使得保存抗爭能透過相同的基礎建

設與開發敘事挑戰官方（Hsu 2017）。哈瑪星的社區營造與文史工作固然也共同構築了哈瑪星作為現代化「第一」與高雄門戶的敘事，但，對於參與的居民以及進行營造的各方人士而言，船隻下水儀式、家族結婚照、少棒球隊話當年勇的戰績，跟哈瑪星作為高雄門戶的歷史敘事，一樣是凝聚社區的方法。哈瑪星居民的「宜居」社區裡，登山步道、海邊、公園、街道、市場都是日常活動的場域。而這樣的生活與空間，則在高雄持續開發水岸、建設交通之下，越來越劇烈變動。鐵軌拆除、道路延伸，打開了哈瑪星與駁二倉庫群之間的空間，2008年捷運開通、2010年舊打狗驛轉型鐵道故事館，⁹從愛河邊的真愛（12號）碼頭一直到柴山腳的哨船頭之間連成了一片休閒場域，夾在其中的哈瑪星也加速被拉進為了吸引觀光與商業而進行的開發之中。

二、「把空間佔下來」

捷興二街與臨海二路的街廓在日治後期被重劃為交通用地，戰後延續同樣的分區，稱為「廣場三號用地」，簡稱「廣三」。2012年3月，市政府突然決定收回土地，將鄰近西子灣捷運站二號出口的「廣三」改建為停車場。限期三個月搬遷的命令，引發部分居民與保存人士的反抗。過程中，保存人士主動調查街廓裡的建築，標示出19棟日治時期房屋，藉由強調街廓內建築的「歷史價值」來爭取保存。1990年代社區營造時挖掘的哈瑪星過往，此時提供了保存所需的歷史框架，而廣三街廓的建築物，則是哈瑪星歷史敘事的具體物證。保存人士主張日治時期劃為新濱町的這塊街廓不僅單一建築完好，老建築集合的街區整體也具有「完整性」，是一個保存完整「如是博物館」的區域（高雄市議會2012: 8682-8683）。他們將現存建物對照日治時期都市計畫圖與職業類別明細圖，描繪出一個商業繁盛、各種族群往來交通的生活面貌。新濱町的街屋以日式木造為基底，混合閩式、歐式風格與建材，不僅是這段歷史的遺留，也反映出20世紀初日本和

9 故事館由文化局委託當初串連保存的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代為經營，2017年起更名舊打狗驛故事館。

其殖民地都市與西方都市設計相遇的現代性。¹⁰

反拆遷運動後，部分抗爭者開始考慮進駐哈瑪星老建築，「將空間佔下來」。所謂「佔下來」並非字面意義的佔有，也非取得房屋所有權，而是搶在拆除前進入並持續使用建物空間。雖然新濱的房屋爭取到暫緩拆除的命令，但市政府依然是土地產權擁有者，也隨時可以收回土地。¹¹爭取保存者認為，如果能讓當地建築繼續被使用、有人在，就能增加拆除的阻力。小李和生意夥伴便是在此契機之下，接手一棟日治時期街屋，將其改裝為咖啡店。接手之際，房屋已有一段時間無人使用，基本上已經荒廢。據小李的說法，屋主「家大業大」，不是很介意一棟曾被拿來當倉庫的老房子，就放手讓他們整修。小李自己設計監工、發包木工與水電，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他們「只有一個原則，就是恢復原樣」，首重拆除戰後增加的元素，將房屋恢復為日治時期的木造建築，以露出屋架、木板牆等方式，重現過往風貌。¹²為了向建築的日本根源致敬，他們也新增從日本帶回來的裝飾品和小型家具，並且收集舊桌椅沙發，製造出懷舊又異國的情調。然而，小李如何整修的選擇，並不全依照建築保存中再利用（rehabilitation）應「保存對於其歷史、建築、文化價值重要的元素」的原則（Murtagh 1988: 216），而是融合個人的美感價值判斷與現實需求，透過是否符合他印象中「日式建築」的意象，以及當下的建築條件，來決定

10 日治時期的臺灣建築在材料與式樣上受到日本本土進行維新西化的影響，除了引進日式建築，也援用西方元素，反映了自19世紀末不同年代西方建築風格的演化，同時，因為臺灣民間匠師在建築上應用各方元素，而產生了各種折衷、過渡的建築樣貌（傅朝卿2017）。日本的建築法規、臺灣本地的環境因素，也影響了日治時期的建築（李乾朗2001: 40-47）。由於適應臺灣氣候條件與材料取得，臺灣的日式建築與日本本土建築有所差異，例如臺灣日式住宅常見的雨淋板在同時期的日本住宅就不那麼常見（吳昱瑩2018: 27），亭仔腳也是為應付臺灣氣候而存在（林宛蓁2019b: 53）。有關日本在20世紀之交建築與都市計畫的發展，以及其在北海道、滿州、臺灣等殖民地所進行的都市計畫實驗，見：考德雷克（Coaldrake 1996）及索倫森（Sorensen 2002）。

11 廣三房屋地上權屬於屋主。2008年地方人士曾經爭取變更土地分區，以解決土地權的問題，但市府以公有地應做公用為由而拒絕。2012年抗爭獲得市政府與地方政治人物承諾暫緩拆除，土地權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12 日式建築通常會以天花板（天井）遮住屋架，但近年臺灣整修日式建築時，常見拆除天花板、露出屋架的手法（吳昱瑩2018: 199-201）。

什麼要留、什麼不留。磨石子地板和戰後屋主所貼的壁紙，都在小李認為年代錯誤但美感可以接受之下被保留；取代了部分日式雨淋板的鐵窗和毛玻璃這些增建，則因為雨淋板已經無法回復原狀，而勉強留下。裸露的木頭屋架、木柱、木窗框與木門框、磨石子地，以及其實不是刻意留下的鐵窗花和毛玻璃，構成了現在哈瑪星「老屋」常見的元素，小李的咖啡店也成為哈瑪星觀光景點，是尋訪日式建築的遊客熱門打卡地點。

雖然不是出身哈瑪星，作為土生土長的高雄人，小李認為高雄人應該都有過在哈瑪星活動的經歷。他高中時期常和朋友搭渡輪去旗津，為了去輪渡站，一定得穿過哈瑪星。新濱的反拆遷運動是他第一次參與保存運動，也在和其他保存人士往來中，更進一步認識哈瑪星。在小李口中，哈瑪星的歷史和特殊的價值，在於它是「從無到有」的「填海造陸」，擁有「井字型」（方格狀）的街區，而且是高雄最早有自來水的地方。哈瑪星的「現代化」過往，以及現代化過程所遺留下來的日式建築物與街道形式，對小李而言是獨樹一幟的存在。訪問中，小李不忘指出，對街另一棟結構類似的房子外牆已經被貼上「中華民國美學」的磁磚，顯現一般市民在美感上的欠缺。他認為，這些都是「醜陋的戰後建築」。經費與技術上的限制，卻也迫使小李不得不妥協於不理想的美感。因為預算不足，導致他們無法修復原本的屋頂，只能以鐵皮暫代。即使有足夠的經費，也很難找到日治時期的屋瓦，或是熟知工法的師傅。「暫緩拆除」等於「隨時會拆」的不確定性，則是另一個使得小李和搭檔選擇「先把它（屋頂）蓋起來」再說的原因。暫代屋瓦的鐵皮屋頂，就此暫代了多年。雖然對戰後建築的醜陋與急就章的貼補修築有所批評，也為了阻止政府拆除在他眼中具有歷史的建築物而決定將空間「佔下來」，讓日治建築不至於消失在急速翻新的都市空間中，小李的佔領卻也是暫時貼補，面臨隨時會消失的可能性。

由部分參與反拆遷運動人士於2012年組成的打狗文史再興會社，也在同樣契機下不約而同進駐哈瑪星，租下一間位於廣三街廓的兩層樓街屋，作為辦公和聚會場所。¹³除了持續對哈瑪星的日治時期建築進行調查、繪製

13 此棟街屋日治時期為佐佐木商店，現在房屋產權則屬於永豐餘。

airiti

地圖、帶領導覽，會社在成立的第二年也開始以辦公室隔壁的廢棄二層樓房作為木工教室，希望藉由讓老屋成為木作建築技術保存與實踐的場域，延續建築體的生命。¹⁴理想中，木工班的成員將把所學直接運用在木工教室所在的建築物，把只剩一層樓的建築修復為兩層樓的樣貌，而經過木工訓練，也能培養一群未來隨時可用的保存人力，在老建築需要整修時發揮作用。會社以「自力修復」來描述市民自己動手整修老房子，希望拉低修復門檻以增加修復的參與者，讓建築保存不再是少數專業人士的工作。木工班的成立，突顯了會社認為保存應該從「再教育」開始，建立共同的歷史保存意識的運動理念，以及對於公共「參與」的設想。

會社的「再教育」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強調常民建築的技術性質以及從技術而來的美感，一是藉著技術學習與建築「考古」，讓「大家都能成為替老建築發聲的人」（打狗文史再興會社2015: 47）。木工班強調技藝的傳承、木造建築技術和語彙的認識，意在培養學員欣賞老建築的能力與「技術眼光」（skilled vision），使他們能在看似一般的物品中辨識出特定的特徵（Grasseni 2004: 49）。不同於官方主導的歷史建築修復，木工班的「自力修復」是零碎、小幅、斷斷續續的整修，每一期課程只能處理房屋的一部分，歷經六年依然未完成全棟建物的整修。對此，會社前理事長郭晏緹解釋，會社希望老建築能作為保存實踐的場域，讓一般人也有機會知道建築修復如何進行。學員使用手工具，在慢工之下，以不同的步調體會建築和都市。除了動手整修，木工班也進行建築「考古」，讓學員應用技術眼光、官方紀錄、歷史文獻、地圖科技等來發掘身邊的老建築，找出可能有文化資產潛力的建物，做出完整檔案，以便在未來能向文化局提報保存。新濱保存人士想搶救的街廓、木工班自力修復的街屋、學員們記錄成檔的建築，都是會社所謂「具有歷史性、常被忽略、在現代空間中身分不明、不具法定文資身分的老建築」（打狗文史再興會社2015: 40, 42）。會社成員主張，這些被忽略的老建築需要一群有能力「看見」它們、為其爭

14 第一年經費來源為文化部協助高雄市政府推動之「高雄市鼓山區哈瑪星人文風華再興——木構建築美學與文化資源盤點」。之後持續申請文化部經費補助，至2019年共開設六期基礎木工班，以及七次短期主題式進階課程。

取保存的人，而這些人並不能限於官方與專業人士，而必須要將都市裡的普通人也包括進來，才能使一般大眾也建立保存老建築的共識。

哈瑪星由非官方、非藝術史或建築等專業人士所進行的保存，以及其保存目標為一般街屋而非官方指定的歷史建築，反映了1990年代以來「遺產」的認定與實踐越趨常民化、多元化，而保存對象的年代也越趨近期的全球潮流（Hortolf 2012; Lowenthal 1998）。¹⁵有別於官方遺產（official heritage）將「因為美感、歷史、社會、科學、休憩價值的物品、建築、地景由日常生活中分離」，這些未得到官方法律認可、但使用遺產語言與手法的保存，往往強調日常生活（Harrison 2012: 14）。新濱的舊建築「定位城市核心價值〔…〕見證屬於這塊土地上光榮的歷程」（打狗文史再興會社2015: 37），它們被連結到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街區活動，塑造出殖民時代下多元的過往。在會社舉辦的導覽活動中，導覽員也一致指出哈瑪星是日本建築師和都市計劃者發揮想像力的所在，一些在日本本土可能過度新穎「混搭」的建築實驗，都可以在哈瑪星進行。從材料、技術，到建築形制的和洋、新舊混合，是哈瑪星建築最重要的特色與價值。哈瑪星街區在日治時期商業活動和居民以日本人為主（許淑娟2005），¹⁶然而，藉由建築物跨越二戰前後的存在，使得當年的街區與戰後的生活得以產生延續，街屋等常民建築成為想像中庶民生活的具體呈現。在此敘事中，哈瑪星的庶民是「底層」的人，由船員、工人、黑手、小攤販和商店組成（打狗文史再興會社2015），代表高雄市作為勞動城市的特色，也反映高雄發展過程中大量外來移民的貢獻。老建築被詮釋為過往常民生活累積的實體存在，作為過去生活的見證，象徵不同階段的技術成就，凝聚在地使用者的情感。

日治時期常民建築與各方移民共同交織而成的「庶民」打狗／高雄，仍然被置放於由現代化的「過去」延續至現代化的「未來」的線形敘述

15 會社部分成員和活動參與者有建築和藝術史背景，其中有些是在參與新濱街廓保存後，才大力投入日治時期（木）建築的研究，有些則是帶著原有的專業背景加入。雖然具有建築和藝術史背景，但會社成立初期時，他們並非官方審查文化資產或擬訂相關政策時會諮詢的「專家學者」。

16 李文環等（2015）指出，從1930年代開始，臺灣籍人口逐漸超越日籍人口。

之中，20世紀初期的「現代化」與「多元」，打下了21世紀哈瑪星再發展的基礎。只不過，這個建立在常民建築保存上的「未來」，並非市政府開發水岸、建造國際化海洋首都的未來。爭取新濱街廓保存的人士批評官方只關心開發，拆除常民老建築，等於拆除常民的生活，將一致的建設與景觀移植到都市之中，抹去都市的過往，也因此抹除都市的特色。市政府的水岸開發，在保存人士的眼中，是爲了中產階級的消費而抹除真正的高雄市，也就是屬於「庶民」、「底層」的高雄。遺產的語彙和手段，成了「一種戰略性重新聚焦對於政治認可與經濟權利的辯論的方式」（Geismar 2015: 80），用以對抗都市再開發、爭取居住權、以及反詰官方歷史。¹⁷

從會社的理念與相應行動看出，他們自我定位爲外在於官方主導的「民間」力量，而意圖「自力修復」的，並不只是建築物，而是都市本身。會社出版品指出，「居民」在臺灣都市計畫之中缺席（打狗文史再興會社2015: 28），以至於官方建設以商業利益爲優先，將一切老舊事物視爲骯髒過時，土地和房屋僅僅是商品，但居民日常生活的韻律、仰望天空的視野、街頭巷尾中互動形成的社會關係，都是無法以金錢價值衡量的。老建築代表的，因此不僅是「過去」日常生活的經驗，也是對於現在和未來日常生活的願景。會社一方面倡議保存與開發必須並行，將單一建築保存的觀念轉化爲整體街區甚至城市的保存，另一方面，也一再強調保存不是往回看的「懷舊」或浪漫的「鄉愁」，「任何文化資產價值的討論都應該建立在蒐集文史資料、建築調查、比較分析、訪談歸納等理性客觀的基礎上」（ibid.: 66）。木工班藉由建築「考古」課程的設計培養學員的「理性客觀」，希求透過對歷史脈絡的考究、了解與建築有關的社會關係和生活方式、以及察覺建築技法與工藝，來決定如何對待建築並說明老建築的價值。與會社成員的對話中，「懷舊」與「鄉愁」往往被視爲負面詞彙，建築的「美感」也往往與技術、歷史和非大量生產的獨特性相連，而非主觀的情緒感受。¹⁸對於「理性」的重視，也反映在會社出版品裡，將哈瑪星的

17 在地團體以保存作爲地方動員爭取空間權利，或重新導向都市的再現，也見於臺灣其他案例，如：顏亮一（2014）；吳振廷（2013）。

18 覺得老建築「比較漂亮」、「比較有感覺」、「單純喜歡老東西」的主觀感

airiti

樣貌及其作為高雄現代化發展的開始，歸功於日治時期的理性規畫（ibid.: 30）。建築保存的課程以及各種活動，於是將「自力修復」的理念銜接到自發性參與並有理性判斷力與技術力的「公民」，而將歷史保存定位為建立活躍公民社會的行動。

常民建築在這一波保存行動中，被視為都市居民有權挪用（appropriate）的共有財（commons），在佔下來與修建的過程中，延伸為城市應該由居民共同打造的主張。拆除邊緣的老建築，也給予都市開發對市民生活的衝擊一個清楚可見的物質樣貌。「居民」在訴諸日常生活價值的保存論述裡，是居住在哈瑪星老建築裡受到大型開發威脅的人，也是某群曾在城市街廓中熱絡交往的人們，這些無名無姓的普通人和他們的生活，如同沒有特殊身分標示的常民建築，是當代臺灣都市人可以代入並且認領的。即使會社強調的保存不只是建築物硬體本身，還包括了生活方式、常民歷史與社會關係，¹⁹以木工班和木建築「美感」作為核心的課程和行動，仍使得建築硬體成為關注和宣傳焦點。而，在保存推動者「把空間佔下來」，希望保住老建築，等待（或促進）歷史保存成為高雄市民共識、居民「日常生活價值」能被規畫者重視之時，過去十多年來「老屋」翻新再利用的日益蓬勃、鄰近臺南市推廣的「老屋」觀光，促使過去的常民建築與物件獲得消費市場的注目。²⁰過往常民的「日常生活」成為一種可以被消費的價值，老建築吸引新的商業發展進駐，也引發市政府開發常民老建築的文化與觀光價值。哈瑪星的書寫，也從重建港灣都市開發史以及社區居民的憶往，更納入日治與戰後初期常民建築，並探究日本民間人士在哈瑪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王御風等2017；林宛蓁2019a, 2019b）。透過常民建築的整修與訴說，讓殖民過往「日常生活」化，使得日治時期成為當代哈瑪星最能被看見的年代。「日治」時間性的凸顯下，老建築與過往

受，卻是吸引一些學員投入木工班學習的動機。

19 此一「保存在地社區居民的集體意識與社會關係」，結合保存與社區參與、「找尋經濟、社會與文化另類的發展出路」（顏亮一2006: 99）的理念，明顯受到「聚落保存」運動的影響。

20 推廣常民（老）建築的大眾出版市場也隨之發展，其中不乏以哈瑪星為例者（如：江明麗2018；江明麗、盧大中2016；辛永勝、楊朝景2015；陳婷芳2016）。

的日常因為時間性的區隔，得以與當下拉開距離、成為外在於當代日常的保存與消費目標。

三、世界的哈瑪星

2018年8月初，高雄市駁二特區蓬萊倉庫裡舉行了為期兩天的研討會。這場名為《築港設驛110周年：19-20世紀亞洲港灣城市的興起》的研討會由高雄市歷史博物館主辦，串連高雄「見城」（左營）和「興濱」（哈瑪星及周邊）兩個「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分為第一天聚焦左營城的〈城市論壇〉，以及第二天聚焦哈瑪星的〈港灣論壇〉，邀請臺灣和日本學者專家分享兩地港灣城市的歷史研究成果、博物館展示經驗和再開發的案例。會議的主標與副標將日治時期「打狗港」興築與「打狗驛」設置連結上「亞洲港灣城市」，可說是21世紀高雄市都市敘事的縮影，將百多年前的現代化工程、當代的保存與開發、國際港灣大城的自我定位銜接成一條發展軌道。²¹過程中或許有一些坎坷，例如遺址與老建築曾經在政權更迭中遭破壞、傾毀，或被輕忽，但在市府與民間共同努力下，人們終能重新接觸感受舊日遺跡，也確認高雄市在舊有港驛建設的基礎上持續發展的未來性。

兩日研討會場場滿座，進出嚴格管制，只有事先報名繳費、掛著識別證的人才能進入。他們有來捧老師場的研究生、議員和議員助理、文史組織成員，以及許多自稱「市民」、「居民」、「民衆」的人。這些被主辦單位歸類為「學員」的人不是站在論壇講臺上的學者專家，然而，在哈瑪星歷史敘事的成形過程中，也不乏他們的貢獻。經歷1990年代的社區營造、2000與2010年代從鐵道保存到街廓保存的抗爭、保存人士的推廣、學界的關注，「過去」以及「老建築」成為媒體與一般大眾所認知的哈瑪星特色，也在高雄市觀光與文化行政中獲得突顯。隨著高雄港第二港口取代第一港口的運輸功能，市政府將第一港口和周圍水岸地區定位為遊憩休閒

21 左營興隆里的城池（即鳳山舊城）興築遠早於1908年，最早於1720年代興建土城，1826年改建為石城，是臺灣最早的中式城池。研討會雖同時展示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在高雄市的兩個計畫成果（左營「見城」與哈瑪星「興濱」），題旨和舉辦地點都強調哈瑪星甚於左營。

場域，一方面大力進行商業開發，一方面也將注意力投到歷史與文化的觀光潛力上。研討會前一日，主辦單位安排了半自助遊覽行程，參與者自行參觀左營城與哈瑪星舊建築再生的新興觀光設施，搭乘由文化局人員導覽的文化遊艇繞行高雄港第一港區。²²論壇在高雄港蓬萊商港舊倉庫群改造而成的駁二藝術特區舉行，更讓參與者直接感受港灣再造和建築再利用的成果。光鮮亮麗的「亞洲新灣區」願景與港邊的「閒置」土地建物交會，不再承擔運輸機能的交通設施成為觀光設施，而哈瑪星則在商業開發衝擊與觀光發展之下，重新定位為一個歷史景點區域。

2016年，高雄市政府以哈瑪星和鄰近區域為範圍的「興濱計畫：哈瑪星港濱街町再生」獲得中央前瞻基礎建設的再造歷史現場計畫五年補助，藉此整合已經在進行中或是需要大筆經費挹注才能進行的軟硬體建設。²³「再造歷史現場計畫」的目的為融合空間治理與建築保存，並藉由引進公民組織合作，來達到超越個案式與個別建築保存的整合性區域性規劃。文化部將其定位為一個「公民運動」，希望將「文化價值與當代重新連結」、「透過社會參與及不斷累積對話，共同形塑文化資產的保存意識」，以「思考空間用途的多元想像」。²⁴政策強調連結當代生活需求與歷史記憶、讓歷史記憶「回到生活」，並且「由下而上重建國家文化記憶庫」。²⁵跨部門、整合、公民等關鍵字顯示一種從政府到民間的全面動員；「再造」與「活化」歷史發生的場域，則將文化治理與歷史保存視為能帶動未來城市與區域空間發展的潛能。落在實際執行之上，部分計畫執行者

22 自由行程包括左營舊城的「見城館」、駁二特區「哈瑪星臺灣鐵道館」、文化遊艇「史溫侯探險之旅」行程票卷，並建議參觀輕軌哈瑪星站／捷運西子灣站旁的「鐵道故事館」（舊打狗驛）。

23 興濱計畫於2016年6月22日通過，執行期間為2016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總經費337,550,000元，其中中央補助236,285,000元。資料來源：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資訊輔導平臺。Retrieved from: <https://www.rhs-moc.tw/index.php?inter=project&did=6> on Oct. 9, 2020.

24 文化部。2021。〈「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城鄉建設——文化生活圈建設 再造歷史現場」簡報〉。Retrieved from: <http://www.rhs-moc.tw/index.php?inter=links> on Feb. 19, 2018.

25 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官網。Retrieved from: <http://www.rhs-moc.tw/index.php?inter=about&id=1> on Dec. 8, 2018.

和參與者坦承，能否在規定期間內依核銷項目完成核銷，主導了公部門對於政策的設計。因此，政策目標的「場所精神」，往往藉著硬體建設與辦活動等能夠具體核銷的項目來呈現。

1990年代前後成型的哈瑪星開發故事，以及在反拆遷抗爭之下著重的常民建築與庶民生活，給予興濱計畫一個已經構築好的、能與再造歷史現場政策精神接軌的敘事，而既存民間組織與市府小型計畫，則提供現成的政策推動基礎，符合跨部會和公民參與的政策目標。²⁶跨越文化局、都發局與高雄市歷史博物館的興濱計畫是一個字面上包山包海的計畫，「山、港、鐵、町」四大主軸包涵了柴山與高雄港，也包括了在柴山腳下高雄港邊的濱線鐵道與哈瑪星。官方文字中強調哈瑪星街區在日本殖民治理之下的都市規劃中成形、在戰後吸納移民與漁工業、在近年則遭遇歷史風貌與近代都市發展的衝突，而需要重新思考再造。²⁷哈瑪星作為高雄現代化的源頭，「累積了豐厚的層層文化」、「留下無可抹滅的生活紋理」，「既有世界各國的貿易軌跡，亦存在著日人現代化的發展網絡」（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2018: 155）。因為大航海與東西交易興起的打狗港，在日治時期「進行築港、開鐵、造陸，發展出高雄第一座現代化整齊的街道，港市商業貿易活絡」（ibid.）。市街的發展與港、鐵的興築扣連，水岸與柴山下的空間因此與打狗港開發的年代連結，使得「日治時期」在哈瑪星多重的時間性之中特別彰顯；對於貿易、現代化的強調，則將哈瑪星「國際化」的過去，接軌上未來持續國際化的發展。

作為興濱計畫從單一建築體的「點」而至「線」與「面」空間再造的

26 文化部於2016年向立法院提出之書面報告中，特別強調鐵道文化協會（高雄市政府委託管理鐵道故事館）、打狗文史再興會社（木工班、新濱市集、書籍出版）、樹德科技大學（行動展演親子劇場）、以及委託學界進行之調查報告（如：「高雄市鼓山區哈瑪星人文風華再興—木構建築美學與文化資源盤點」、「高雄市哈瑪星歷史研究及其歷史性建築物文史調查」等）。文化部。2016。〈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文化部及所屬單位預算主決議第三十九案書面報告〉。Retrieved from: https://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1/11/LCEWA01_090111_00114.pdf on Aug. 22, 2019.

27 文化部。2018。〈「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專業資訊輔導平台座談會簡報內容摘要〉。Retrieved from: <http://www.rhs-moc.tw/index.php?inter=photo&id=12> on Feb. 19, 2018.

airiti

一個面向，都發局的老屋活化計畫以民間團體與公民參與，來再現哈瑪星街區風貌。然而，「老屋活化」並非因為興濱計畫而起的新計畫，而是納入過往民間團體與學界的調查，並且延續2015年開始的都市發展局老屋活化計畫。²⁸2015年都發局「建築風貌營造整建裝修及經營補助計畫」鎖定鼓山區哈瑪星、旗津區旗後地區、以及岡山區和平老街區屋齡40年以上的合法透天建築物，由私人提出申請，市府補助部分經費進行整修和經營。2016年開始的「高雄市老屋活化整修及經營補助計畫」範圍擴大至鳳山區曹公圳沿岸，2017年老屋活化補助計畫繼續延續，2018年將範圍擴大到全市，屋齡則定義為民國60年（1971）之前所建。2017年起針對建築外貌整修特別劃出「哈瑪星及鄰近地區街屋風貌補助計畫」，成為興濱計畫跨部會整合的一部分，進行外觀（立面）改善與結構補強的街屋整修。

老屋再生的對象是有文化歷史或藝術價值，但不具文資身分的老建築物。在此計畫下的「老建築」定義相對寬廣，年代也擴展至20世紀中後期。由文化局管轄、具有文資身分的建築必須以符合嚴格規範的方式修復，都發局輔導補助的老建築則是為了現在和未來的使用而整建，整修與使用方式受到都市計畫與建築法規的規範。從都市計畫的角度而言，老屋整修是在改善城鄉「風貌」的視覺美化框架之下進行，並且要達到促進街區活化的目的。因此，補助項目之一為老屋建築本體與外部環境的改善，包括清除外掛物、牆面更新或復舊修補、收整美化管線等，去除視覺上的雜亂，以展現老屋風貌。補助項目之二為結合經營計畫的室內裝修，之三為經營補助，目的都是為了引進資金與經營者，以助社區未來的發展。

2017年起，文化部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城鄉建設」子項之下，劃分出文化生活圈再生計畫，針對具有文資身分潛力的私有建築進行保存再生補助。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補助計畫的宗旨為「引進民間自發性文化治理力量，保存具潛在文化資產之私有老建築，以時間換取新思維」，亦即，藉由先將老建築保存下來，以培養「國人」對於老建築價值的認知，

28 2015年高雄大學陳啟仁教授在哈瑪星所主持的老屋整修，原是都發局防災計畫的一部分，示範老社區建物與相對狹小的街道空間如何在不犧牲建築保存之下，達到現代防災的需求（個人訪談，2020年7月21日）。

airiti

以便未來能作為文化資產而存在，並且在國人文化保存意識提升之下，建構「國家主體性」。²⁹「自發性文化治理」此一充滿矛盾的詞彙，一方面將國家由上而下的文化政策，詮釋為由下而上的人民自主行動，另一方面也將過往自發性的保存甚至抗爭，納入國家治理目標之下。藉著由下而上的民間行動來「建構國家主體性」的宗旨對應1990年代以寫村史、造社區等建立國族共同體的理念，而，將歷史保存視為超越建築物保存的社區關係與文化建構，則吸納了以保存作為社會運動的反抗理念。在此政策目標下，老建築的「未來性」在於它能培養社會大眾的保存意識，在將來成為某種文化資產，讓國家能藉此建立「主體性」。而再生政策的另一個含意，是老建築的脆弱性：唯有透過刻意的動作，才能保有其未來，避免老建築消失。

不同於「老屋再生計畫」中僅有關於計畫範圍、老屋定義的說明，都發局承接「哈瑪星及鄰近地區街屋風貌再現補助計畫」裡，特別增加一段前言闡述哈瑪星老屋的歷史脈絡，並定義老房子為「這個地區的資產」。³⁰哈瑪星是「老高雄人記憶中最繁華的市街」，建築群「形塑出高雄市早期揉合西洋、日本及本土建築語彙的多元都市風格」，為了不讓高雄成為「失憶的都市」，忘記其曾經的「多元文化內涵」，必須在老房子消失前搶救它們，把「僅存於老明信片或照片中的街屋風貌找回來」。計畫特別強調補助的原則是保留或還原早期建築式樣，尤其是具日治或戰後初期建築語彙者。³¹徵選標準裡列出屋齡越老及越能「保留傳統建築元素」，會優先考慮。因此，雖然再生計畫中的老建築年代擴及20世紀中後期，實質上仍強調哈瑪星開發早期的建築。為了達成由點而至線面「街區風貌」，

29 文化部。〈重拾匠師老技藝。活化老屋新價值：申請文化部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補助計畫簡章〉。Retrieved from: <https://obs.moc.gov.tw/home/zh-tw/guide> on Oct. 9, 2020.

30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7/03/08。〈106年哈瑪星及鄰近地區街屋風貌再現補助計畫〉。Retrieved from: https://urban-web.kcg.gov.tw/KDA/web_upload/KDA01/KDA0109/20170313104544-7.pdf on Oct. 9, 2020.

31 公告附件特別搭配圖片說明，列舉不同年代的老屋建築式樣，如在哈瑪星站前建築常見的三等分開窗、西方柱飾、外牆清水磚；戰後初期的三等分開窗、陽臺和裝飾；1960年代之後的馬賽克磚、美術柱等等。

也優先考量坐落於街角重要節點的房子，並且鼓勵連棟街屋合併申請。同時，都發局也鼓勵利用既有工法、材料進行整修，以恢復老屋在經歷增建補修之前的樣貌。

都發局重點補助老屋整修活化，文化局則在位置明顯的街角進行貿易商大樓整建，興濱工作室也進駐濱海一路與鼓山一路的連棟紅磚街屋，在建築與街區樣貌上共同形構哈瑪星的歷史風貌，並將街區歷史風貌框架在高雄的多元文化、現代化、過往榮景之中。2017年興濱計畫發行的導覽地圖除了武德殿、代天宮、鐵道文化館等公共建築，也列出老屋活化的商店，把2000年代以來民間爭取保留的鐵道遺產，和過去幾年老建築受矚目後的再利用，都收納入哈瑪星歷史現場的風貌中。同年秋季興濱工作站的舊憶時空特展裡，稱哈瑪星為高雄「百年風華的起點」，如同1990年代興起的敘事，稱頌昔日哈瑪星創下的種種「第一」，藉由「逐步復興哈瑪星港濱街町的歷史場域，計畫將為現在高雄城市轉型寫下光輝燦爛的新頁」。都發局的《舊品新妝：老屋改造手冊》裡詮釋老建築，則從臺灣的國家文化開始：

很難找到有其他國家能像臺灣一樣，同時能擁許多地區的建築樣式，卻又能彼此協調，這突顯了臺灣身為島國所具備的包容及開放性，許多外來族群經由長期的共同生活，因而產生彼此的文化交流，相互影響的情況下，造就了臺灣獨特的文化與景色。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6: 2)

從國家再到都市的尺度，都發局出版品強調高雄的自然條件以及港灣，最後定位哈瑪星：

在高雄這海港城市，因天候條件適宜，從大航海時代便吸引許多洋人進駐貿易，日治時期同樣因軍事及經濟需求，在鼓山（哈瑪星）、旗津等地大規模興建鐵路及港口設備，因此吸引了許多外地商家及工廠的進駐，擁有當時臺灣最新穎的公共設施及建築技術，我們至今仍可透過實際走訪，了解當時繁華生活的樣貌。
(ibid.: 2)

如同民間保存敘事，哈瑪星的再造歷史現場裡的老建築再生也連結了歷史保存與城市未來，然而，官方敘事中的未來，是「城市轉型」的榮景，從風華再造風華的不斷現代化。無論都發局哈瑪星街屋風貌計畫，或

是興濱計畫整體，都強調建築的復舊美感、拒絕視覺上混亂的修補，將保存、恢復、找回哈瑪星街區的過往樣貌，線型開展至高雄市充滿榮景的未來，並導向一個具有「臺灣」獨特性的（國族）文化特質。「民間」在其中的位置，是貢獻文史調查的能量，或是以個人之力，將資金帶入老建築中，經營與活化整體區域。

四、老屋混搭

根據都發局人員說明，他們透過文化局提供的資訊以及委託學界或民間團體進行的建築調查，以打電話、傳單塞信箱等方式散播訊息給可能符合條件的屋主。但計畫初期，還是得透過建築專家、地方人士和在地團體等既有人脈來招募參與者。³²曾經主持整修的高雄大學陳啟仁教授指出，哈瑪星老建築整修的難處有二，其一是因為建築年代的關係，不見得有清楚的建照等文件；其二則是老屋往往產權複雜，由家族成員共同持份，人數眾多難以達成共識。難以找到具備官方文件的老建築以及能主導的屋主，就已經為老屋再生設下障礙。即使參與者招募不易，小李的咖啡店卻沒有拿到補助，理由是他們的修復破壞了建築價值，尤其是那個在經費和技術限制之下將就使用的鐵皮屋頂。諷刺的是，小李之所以想申請計畫，就是為了要鋪設適當的屋瓦，並且得到專業人士的意見與幫助，來恢復建築日治時期的原貌。³³申請失利後，他也不再和都發局周旋。小李繼續在鐵皮屋頂下經營他的咖啡店，而文化局的哈瑪星歷史文化宣傳則繼續將小李的咖啡店列為景點，讓這間既沒有文化資產身分，也不符合都發局老屋再生活化資格的房屋，繼續代表著哈瑪星的老建築。

計畫初期得到補助的吳先生說，他之所以參加計畫是「幫忙」一個朋友，讓這位朋友使用他空下來的兩層樓建築進行整修實驗。他雖然同意提

32 很多時候，只有當地居民才知道如何有效地找到屋主、利用閒聊或是在適當時間特意拜訪探詢對方保存意願。

33 另一棟得到補助的建築在經費有限之下，也決定暫時使用鐵皮屋頂。在計畫執行期間結束、經營者換手後，新的經營者沒有多餘預算，而沿用了鐵皮屋頂。隔熱能力差的屋頂造成廚房一年有一半時間溫度超過攝氏35度，工作人員在廚房與有冷氣空調的餐廳座位區之間來回，不只一次中暑。

airiti

供房屋，卻不打算讓友人獨佔主導權，因此達成了將房屋寫成兩個計畫、各自使用一半空間的協議。對吳先生而言，整修老建築遠比想像中複雜，政府計畫案的種種限制更讓他感到礙手礙腳。他一度威脅要退出計畫，逼使市府公務員同意他拆除一道內牆，也在建築材料的使用上和市府媒合的規劃者意見不合。即使過程一波三折，吳先生還是很滿意最後的成果，尤其是當友人在兩年計畫期滿結束租約、讓出空間之後，他成為老屋唯一的經營者，順理成章接收了全部的整修成果。他對於建築物的百年屋齡和整修時費盡心思的細節特別驕傲，無論是天花板極度費工以融入原有色調的塗漆、地上的花磚、重新拉過的管線，或是室內的古董家具，都是他絞盡腦汁的結果。為了幫建築增色，吳先生也將從中國帶回來的花瓶器皿加入擺設。

雖然不是土生土長的高雄人，講起閩南語也帶著明顯外地腔調，吳先生落腳高雄超過40年，在哈瑪星成家立業，自我認知已經是在地人。在他的想法裡，老建築是重要商機，如果好好經營，可以讓整個哈瑪星的商業價值提升，把更多人帶到街區裡。他的房子位在較窄的街巷中，習慣寬廣街道的高雄人多半將窄小街巷視為當地居民自成一格的生活空間，沒有特別原因不會闖入，反而是外地遊客會在探訪街區風情時好奇進入。老屋兩旁和對面的鄰居時不時遇到遊客，有時也會幫忙回答他們對老屋的問題，但陌生臉孔仍會引起居民的困惑，也打斷街道的日常韻律。吳先生歡迎更多遊客到來，希望市政府拿出辦法，幫整條街的房屋立面進行拉皮，恢復或新建日治時期街屋風貌。如果整排建築都是日治時期老屋的樣子，將會獨具特色，能吸引更多人來哈瑪星，讓哈瑪星的商業活動可以永續經營。一旦恢復過往的熱鬧，就能有未來的發展，而過往的熱鬧則必須要靠著過往的建築才能達到。以哈瑪星的未來而言，「舊」比起新還要有展望。

相較之下，另一位經營老屋的Rod則對哈瑪星的整體發展不積極，純粹將老房子與靜巷視為開咖啡店的好場所。他說，「喝咖啡就是要放鬆」，而太新太開發的地方讓人無法放鬆。40多歲的高雄在地人Rod是「第二代」的老屋再生者，在第一代參與計畫的年輕人無法經營之後，頂

下他們的租約，將一棟已經整建過的兩層樓街屋再次翻修，成為全日營業的餐廳。他在高雄1970年代新發展的市中心成長，哈瑪星對他而言是和朋友來玩，跟搭渡輪去旗津吃海鮮的地方。即使一開始只是想將咖啡店事業延伸到新的地點，在進駐90年歷史的建築後，他也花了時間了解房屋的歷史。Rod說，當他看著這棟RC水泥與木造混合的建築時，看到的是未來而不是過去：「它那時是洋房，是最先進的房子」。因此，這棟房子應該反映的是「新」而不是「舊」。先進與現代，才是哈瑪星老房子的決定性特色。就像小李，他也把房屋後來增建的元素拆除，讓牆壁、柱子等「能夠呼吸」。內牆的新油漆被刮除（但沒有完全刮乾淨），露出原來的石灰，不必要的天花板拆掉，電線和管線直接露出來走明管。但他不打算執著於日式元素，也沒有刻意尋找舊件，而是以「海洋城市」作為主要意象。哈瑪星靠海，所以，他以從各地找來的航海風格元件做裝潢，壁燈是仿船燈的形式，丹麥來的風扇看起來像船尾的螺旋槳，「工業風」的鑄鐵吧檯椅則讓他想起船隻和海邊的小工廠。整修的結果是「後現代的時間混亂」（Brumann 2009: 285），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帶著異地（時）的混搭。

雖然不是第一次改裝二手屋，能夠親手改造一棟近百年、建築式樣與材料都相對陌生的房子，還是讓Rod覺得第一次真的能和建築好好對話，要「尊重」房子。所謂的尊重，對他而言不是限制，而是在思考過程中去想房子的可能性。同樣的，當回想起開店初期的規畫時，咖啡店的小李也強調，不應該去想老房子會如何限制到他想做的事情，而是要問「老房子能做什麼」。從吳先生和Rod的例子可以看出，參與老建築再生的人，並不一定將老建築視為歷史資產，在實際需要和當代美感之下，歷史、建築、文化元素都能讓步。這些在保存運動人士眼中目的為吸引遊客而做的「不倫不類」整修，並非未經思考。選擇整修老建築的人，是以他們認為忠於建築空間以及能突顯建築特色的方式來進行整修：對小李而言，老屋是日治時期的遺留，即使為了現實有所妥協，也必須抓住「日本」特色；吳先生保留的1950年代花磚與新增的閩式骨董家具，都同樣是過去臺灣富裕漢人住家的物件，符合哈瑪星戰後商賈人家的風格；Rod以「哈瑪星」和「洋房」作為關鍵，海洋主題與來自異國的裝飾因而貫穿他的整修。Rod將房

子連結到未來性，以及吳先生對街區如何再生的思考，也反映了參與「保存」老建築的人，強調的不見得是原樣保有或恢復過去的式樣與使用方式，而是面對未來的延續性。即使是意圖把戰後元素刮除的小李，也爲了能夠繼續使用老建築而有所妥協，願意以混搭的方式延續建築生命。

如同布魯曼（Christoph Brumann 2012）觀察京都街屋的保存再生，個別的老屋屋主和修建者，並不一定會產生集體的認同，遵照標準的保存原則，或是採取任何整合的行動。實地（on the ground）的遺產實踐可能是混亂而且不規則的過程，缺乏統一的願景（Geismar 2015）。從現在交通節點渡輪站與捷運出口延伸的濱海一路、濱海二路、臨海二路、麗雄街等街道上，有更多未被納入再生計畫的老建築在店招帆布與新貼壁磚之下，混身各種年代的建築中繼續開門營業。另一方面，環繞著建築環境而生的「哈瑪星」記憶，是到海邊搭渡輪去旗津、第一船渠旁曾經的漁市場、新整修的老屋裡的咖啡餐點、新濱街道上的市集、廢棄的木造建築，以及方整街區裡方方正正的透天厝。阿威、阿威的父親、小李、吳先生、Rod各自認識與記得的「哈瑪星」是片段、零碎而且個人的，這些「哈瑪星」不見得能夠納入當代哈瑪星敘事裡不斷現代化的時間軸中，無法被平整地置放入20世紀初那個商業繁盛的哈瑪星，也不在那些不同時期官方與保存人士所勾勒的未來裡。老建築的「未來」是單一建築的延續以及個人生意的持續，而非高雄的城市轉型榮景，或是（等待）公民參與文資保存的理念。建築上的時空混搭，是個人在不同脈絡下，爲了在哈瑪星容身而彈性延伸房屋生命的努力，也回應了每個人基於居住、回憶、消費、營生而生成的對於哈瑪星的詮釋。方整街區的連棟建築上，這些瑣碎的、彼此矛盾的、有時候「欠缺」歷史敏感度或美感、多半非集體的行動，共同構築了當代哈瑪星的街景，形成了哈瑪星的「常民風土」（the vernacular），一種「由當地居住的歷史所形塑之形式、空間，與感受的語言」，是「納入現代建築與大眾文化產品的生成文法，而非固定的傳統」，久而久之產出的「可閱讀之地方語彙」（Sand 2013: 2-3）。

五、常民與公民

桑德 (Jordan Sand 2013: 4) 的東京歷史保存研究中指出：「在對於常民遺產 (vernacular heritage) 的詮釋之中〔…〕隱含著希望在資本與國家主導的發展之外建構與棲居城市的理想。」在官方開發與商業發展觸發的哈瑪星建築保存運動過程中，保存人士藉由強調哈瑪星曾經的現代化，以及在貿易交通往來之中生活的市井小民，賦予這些或是頹廢傾圮、或是增建補貼、夾在更近代建築中的日治時期老屋保存價值。「日常生活」成爲倡議保存的關鍵字，指的不只是保存過去日常生活的場景，更要訴諸一般高雄市民的共同參與，讓老建築繼續存在於日常生活中，讓歷史保存成爲日常的實踐。廣三老屋保存的起始是居民的居住權爭取，即使居住權在往後的討論中讓位給歷史保存，但老屋保存的討論中，「居民」或「市民」成爲保存團體質問都市發展的切入點和關鍵字，將受到水岸開發威脅的老建築，與「日常生活」受到侵擾的市民相連結，質疑都市發展之下的快速變遷與大量同質的建設。「日常生活」指向了某種想像中的都市社會性或社區的共同感，與資本市場共存卻又區隔，並且與國家和市政府主導的開發計畫相對，而「缺席」的居民則是都市發展裡不應該被忽視的主角。號召市民整修老屋、在車行街道上舉辦人行的市集、個人對建築環境進行「考古」，這些微小而緩慢的行動對應了大幅、快速的土地開發，也對應了經濟主導的大規模政策。透過「自力修復」與對於過往「日常生活」的發掘，保存團體推動的哈瑪星老建築保存，一方面是對於硬體都市空間樣貌的想像，提問都市居民居住、使用、保存什麼樣的房子、什麼樣的街區、什麼樣的市容，一方面是關於當代公共生活的討論，尋找共同形塑都市空間樣貌的途徑，以及共同生活與交流互動的場域。

在哈瑪星的建築空間中，發展出鬆散的個人與社團網絡，延伸到高雄市其他區域，以及高雄市以外的地方。³⁴不像1990年代受國家政策扶植的社

34 如：高雄和臺灣各地保存團體、鐵道社團、老屋經營者、木工班成員參與的社團以及開設的店面、參加市集擺攤的個人與組織、在老屋和店面進行演講與讀書會的各方人士。這些人可能在各種議題上互相串連發聲、分享資訊、因議題而共同行動，但沒有統一組織。

airiti

區營造或是社會運動的社區轉向，這些組織雖然也基於地方社區，但他們往往不以「社區」為主要運作尺度。即使「社區營造」、「自力」等詞彙也常常出現在對話中，「市民／居民」和「公民」已經取代「社區」成為框架他們行動與論述的關鍵字。「市民／居民」指涉了基於居住而產生的都市權利資格，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性（Borch and Kornberger 2015; Earle 2012; Holston 2008）。「公民」則指涉了一個具有權利的政治存在，以及身為政治社群成員的身分（Ignatieff 1995; Pocock 1998; Somers 2008）。從社區轉到市民和公民，以及這兩者的合併，指出了一種當代臺灣興起的、對都市的權利主張，奠基於「市民」爭取日常生活的空間與小型的動員，而以「公民」理性討論和共同協商決議的民主程序為政治參與模式。這樣的保存理想挑戰了由上而下的國家政策，卻也弔詭地設下參與的關卡，並且在後來文化政策調整時，被國家政策順勢取用。保存團體所強調的由會議、協調、討論等達成共識的「民主」方式，以及「理性客觀」評估研究，對於老屋再生參與者或自行整修者而言，不盡然是熟悉的決定模式與具備的技能。而，當國家文化治理納入公民團體的主張，並且把「公民參與」變成再造歷史現場政策目標時，熟知會議模式、民主程序與資產保存文書作業的保存團體，比起其他進行老屋整修的個人，更輕易能佔有文化政策中的具有動力與能力自發參與的「公民」位置。

當國家資源集體投入「歷史現場」時，前一階段拒絕走入「社區營造」框架的組織，卻為了「居民」在保存與都市發展的不缺席，而與新的國家政策既合作又抗拒。面對官方政策的收納，從抗爭興起的保存團體，對於是否參與政府計畫，也有拉鋸爭執。社區營造時代書寫在地文史的團體與個人，在「哈瑪星」歷史現場的再造裡，則又被錯置邊緣。港灣與漁業發展在1990年代的社區營造是重要元素，到哨船頭搭船、漁市場、海鮮也在高雄當地人的哈瑪星經驗談中不斷出現。但在以建築物和物理性環境為觀看點的歷史現場中，遠洋漁業的故事，不如搭文化遊艇環港、參觀武德殿、在日治時期建築環繞的哈瑪星踩街。第一船渠旁狹窄的巷弄，拼湊、傾圮的民居，以及當年製冰廠、水產加工的遺址，也是在導覽者的爭

取下，才被包括在哈瑪星導覽行程的範圍。³⁵當歷史保存成爲資源投注的重點時，地方商家在意的交通問題、如何讓哈瑪星熱鬧起來等，則退居關注焦點之外。

黃舒楣（Huang 2018: 367）探討在香港佔中和臺灣太陽花運動後的當代草根行動，認爲專注於製造或修復小東西的小尺度運動，累積之下是拿回日常生活主導權、重新「連結人們日常的關切與更廣大的政治鬥爭」的行動。取道哈維（David Harvey 2012），侯志仁（2019）將臺灣地方團體實驗性質的空間實踐稱爲都市中的「共生」（commoning），指出它們對於維繫連結、建立公民社會和重新主張對都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潛力。在哈維的主張裡，共有財（commons）的概念與實踐，提供了居民在資本主義之外擁有城市的路徑，因爲共有財「必須既是集體的也是非商品化的，在市場交易與市場評價的邏輯之外」（Harvey 2012: 73）。「共有財」的理念符合保存團體共同修復建築與城市、抗拒街區商業化的理想。雖然哈瑪星老建築書寫與保存團體強調舊建築代表的「日常生活」意義，但當這些建築成爲（或回到）日常生活的消費飲食場所，卻又是部分保存人士不樂見的發展。會社成員批評某些老屋活化再利用的成果「沒有sense」、「去脈絡」、缺乏理性客觀地探查地方歷史與建築式樣，似乎只以迎合懷舊市場或創造市場品味爲目的，而臣服於商業開發力量之下。外來租屋做生意的人與市政府的再生計畫，可能在哈瑪星造成「軟性都更」、老屋裡面不再是「居民」。在對抗國家計畫與資本開發的敘事中，「居民」一詞是底層與弱勢的再現（representation），城市則是由市民集體勞動所打造的共有財，面臨被資本侵吞成爲私有財產、排拒市民使用與公民參與的威脅。³⁶市民的日常生活與城市的常民建築，必須由公民來保存爭取，以抵擋「市民」所建構的日常生活成爲被販賣的懷舊氛圍與城市形象。以「居民」、「市民」、「庶民」作爲關鍵詞的保存敘事與

35 2020年後，高雄市政府將注意力放到改建魚市場與周邊，以和已經重新開發的水岸遊憩空間連成一氣。

36 相較於保存團體強調的底層，耆老所描述的早年哈瑪星，則充滿富裕的船東、報關行、出手闊綽的有錢人家太太和遠洋船員，以及做一天生意就能抵一般人數月工資的商店。小李等人的故事中，哈瑪星老建築之所以能保存，也是因爲地主有本錢放著房產閒置不開發。

airiti

行動，一方面強調外在於官方的民間力量，以及都市開發政策之下被忽視的居民，另一方面卻也藉由以能被國家動員的「公民」身分參與國家計畫、聯合官方政策，維持並延續保存的理念。爲了避免大型開發彌平整個街區、也爲了防堵私人拆除個別建築，保存團體在緩慢的自力修復之外，同時主張透過官方都市計畫層面的大幅規範，來限制街區開發與建物改建。號召公民參與的共生理想中，因而隱含了「共有財」的排拒性。一如納羅茨基（Susana Narotzky 2013: 123）所指出的，什麼被指認爲共有的資源、誰被定義爲有權使用者、如何使用，都在在顯示，在凸顯市民對於都市的取用權利外，「排除（exclusion）與規範（regulation）是共有財的兩個中心面向」。

哈瑪星的建築一直都在房地產市場與商業活動之中，不曾與資本市場和日常的販賣營生相隔開來。如同一位在西子灣捷運站附近營生的餐館老闆所言：「哈瑪星是做生意的地方」。當年作爲高雄發展起點的新市街，也是商業繁盛之地。在修補改裝後的老屋賣咖啡，或是建築外牆貼上「中華民國美學」磁磚，可以解讀爲抹除老建築的歷史特色，也可以解讀爲布魯曼（Brumann 2012: 233-253）所主張的，延續與舊建築相關的活動與實踐，是相對於「固定」（fixed）傳統的「演化」（evolving）遺產實踐，讓舊建築繼續存活，保有常民建築彈性適應的特色。當被問起爲何選擇到哈瑪星開店時，阿珍解釋「這裡是最後的淨土」。相比於其他過度開發的地區，哈瑪星步調相對緩慢、不擁擠、有許多透天厝，讓她覺得壓力比較小。老屋對她而言並沒有清楚定義，既不是保存運動聚焦的日治建築，也不具都發局保存手冊列表對照的造型式樣，只是超越她年齡的透天建築。³⁷早午餐店所在建築並不符合都發局老屋的定義，阿珍也沒有參與任何計畫，只以自己的意思「極簡化」裝潢，混合不同年代的家具，再加上「小時候」的卡通和電影公仔，做出某種早於21世紀的年代感。阿珍出生於1980年代，但她的「小時候」模糊地介於1960年代與1980年代，是臺灣還在戒嚴中、國外商品也不易取得的時期。店內的公仔、玩具、海報，都是來自當時的美國卡通和電影。

37 曾有不具建築背景的大學生形容街道兩旁都是「臺灣傳統建築」，直到細問之下，才理解他們指的是方正的多樓層連棟透天厝。在他們眼中，阿珍早午餐店那樣的建築已經是老屋，而且是臺灣都市的「傳統」建築物。

換言之，店內的裝潢與裝飾不只年代模糊，連它們所召喚的地理也是模糊甚至錯亂的。由另一個年代異地的消費商品所組成的普遍性「過去」，以及哈瑪星時代混搭的建築環境，為阿珍早午餐構成一個外於當代高度資本主義發展都市空間的「淨土」，卻又在商業販賣的邏輯中運作。

早午餐店的拼湊，以及哈瑪星街區建築的混搭，和每棟房子上修建填補的增生，產生了一個屬於哈瑪星的常民風土，一種沒有方向目標的、居民（使用者）與都市建築環境不斷「發生」的關係（Simone 2014），混雜中不約而同延續既有建材和建築骨架，卻又在國家計畫、都市發展和歷史保存中，被視為必須改善的風貌、挑除的元素、或是納入具有整體性的公民行動中的共有財。哈瑪星在都市計畫與市場交織中「長」出來的混搭是零散的挪用、形成了沒有明確樣貌的「大眾」。這些常民建築的空間實踐沒有「共生」的目標，沒有共同的行動，沒有清楚的敘事或對抗，而是挪用、修改、借用國家與市場所生產的空間與物品，混搭出在當代治理與資本市場中靈活存活的暫時「佔下來」。「地方歷史、邊緣空間、和被救回的物品」，以及日常生活美感，無法「提出一個完整的都市公民權政治活動」，卻也可能「動員微小的公眾，並給予他們參與都市的新方法」（Sand 2013: 144）。這些微小的參與都市新方法，與將空間佔下來的公民團體保存行動，以及國家對於公民的動員，在哈瑪星的常民建築上競相進行不同的增補修築。

六、結論

交會在當代哈瑪星的國家文化政策、都市發展願景、以及對抗開發壓力的遺產實踐，讓「日本」這個時間以及「常民建築」這個空間，浮現於哈瑪星錯雜混搭的景觀。常民建築「日常」與彈性適應的特性，使得多重的詮釋、時間性和修補能在不同脈絡中因為不同的力量與行動者而被錯置、拼湊、與挪用。哈瑪星實地（on the ground）的常民建築保存實踐與敘事，不是全然地納入或抵抗國家與資本，而是在日常與大於日常的拉鋸下，補補貼貼成爲今日哈瑪星的常民風土（the vernacular）。日治與戰後

airiti

初期常民建築成爲承接未來的表面，從上發散出不同的連結，朝向哈瑪星（曾經）現代化與多元的過往、日常生活的界定、即將成形的國族文化與都市景觀、公民對於都市生活和空間的主張，以及對當下和未來商機的掌握。日治時期爲了資本而建設的街道、港與鐵道，世紀中都市擴張下的漁港搬移，後工業時期的水岸開發，近十多年的都市觀光宣傳與國家文化政策，構築了哈瑪星的時空脈絡。在日治時期的骨架上有時拆有時補、堆疊一世紀的建築，坐落都市計畫的方格街區中，穿插於後續年代的房屋裡，形成當代哈瑪星常民的都市空間語彙。在百年前填海而成的港邊街區混搭的房屋裡，異時、異地的元素並存，多重的時間性與各種暫時／暫代組合成新的敘事與使用。

建築與街區、港灣、鐵道的持續存在，使得日治時期即使被「錯置」到邊緣，或是貼上中華民國美學的磁磚，卻沒有被刮除，而是一種「消失中的存在」（周文龍2018: 268），物質的殘留讓它仍然可見，也讓它的消失是可以被察知與記憶的。在透過建築空間連結哈瑪星早期的發展時，不是僅讓被錯置邊緣的文化回位，而是將當代的「居民」與「公民」論述置入殖民開發製造的地景之中，重置（re-deploy）（ibid.: 273）了（日治）都市計畫、常民建築、現代化、居民、公民等符號與關鍵語彙，連結不同的敘事框架。烏爾喬利（Bonnie Urciuoli 2000）借用語言人類學家希爾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的概念，以「可策略性部署的轉換詞」（strategically deployable shifter）指稱語意隨情境而變的關鍵字。這些詞彙不只能夠因爲說話者的位置不同而指向不同的意義架構，更重要的是，它們具有攏統而非特定的特質，似乎不證自明、卻指涉空泛，使得它們能被用來連結（articulate）或看似連結不同的論述場域。「居民」、「市民」、「公民」、「常民／日常生活」沒有固定定義，因爲它們的模糊與不證自明，而能在不同的政治與行動脈絡中產生不同的意義，拼湊混搭，扣連上不同的場域並召喚行動。

常民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保存的論述與行動藉由重新佔有（reclaim）現代都市計畫的殘餘遺址，並凸顯平凡的常民建築，連結過

去的「日常」，並且將其置放入城市共同生活經驗的敘事，來對抗發展主義與社區的再開發。由非專業人士和非官方對常民建築所進行的常民保存（vernacular preservation）運動，是藉由框架「居民」共同生活與共同空間、界定「日常生活」作為號召的政治行動，並且將參與者定位為民主城市的「公民」。戰後「底層」所構成的日常生活，交疊在戰前國際化的現代街區與多元建築實驗上，讓日治時期建築能被當代臺灣人「佔下來」，在持續修築與使用中，塑造城市共同的過去與生活經驗，並反詰大幅度的商業開發。對日常生活與常民建築的關注，重新審視了都市空間、建築與都市本身，日常生活轉向也使得殖民遺留可以被個人挪用，將都市和全球接觸的尺度拉到個人的層次。然而，在召喚更廣泛的城市大眾共同打造、自力修復之下，也使哈瑪星日治時期的常民建築被定位為超越私人與在地社區所擁有的市民共有財，成為都市與國家歷史的載體。市民參與的主張因而得以被國家的文化政策所採取，而將公民組織納入其規畫之中，將零碎個別的修復置入城市歷史的線性發展與都市景觀的製造裡。

在哈瑪星，國家、市場、公民、日常並非全然地相對抗或互斥，而是相互競逐又相互援引，國家計劃下的社區營造開啟了哈瑪星港灣開發的歷史敘事，保存團體在此框架之上建立常民建築的價值，老建築的能見度與公民的行動被市場和國家引用，引發及鼓勵個人的老建築再生行動。高雄「現代化」的敘事將哈瑪星規劃整齊的街道、交通基礎建設，以及一度熱鬧的水濱，連結到城市未來的發展與國際化都會中心的願景（Hsu 2017）。這個由日治時期殖民現代化計畫與近年高雄市再開發所生產出來的空間，卻也被地方保存團體重新詮釋為市民日常生活的場域，和過往多元族群交會的證據。從拆除到「活化」，官方對哈瑪星的各種政策、公民團體的保存運動，以及老屋商業化，存在對都市建築保存與空間的矛盾理念，彼此角力卻又不時重合。即使目的歧異、規模不同，國家援用老建築與街區歷史意圖形成「主體性」和動員「公民」參與，保存人士對於日常生活的界定與自力修復的小型空間行動，都同樣建構在社區集體行動與共同感的假設之上，意圖將多方發散的連結導向某種清晰的都市未來，將過去帶入某種歷史敘事的框架。個人修復的貼補拼湊在保存人士眼中並非適

當的保存，也非打造城市共同未來的方式。然而，如果常民建築的保存是透過物質性的建築來連結過去的日常，那麼，時空混搭的老建築，回應的則是都市快速變遷的日常，以及資本有限的個人，當下爲了日常營生而必要的彈性，在彈性適應中延續建築生命和維繫哈瑪星繼續作爲「做生意的地方」。從「濱線」到「哈瑪星」，鑲嵌於國家與市場的當代「日常」不斷溢出企圖收納「日常生活」的框架，也在高雄市都市敘事直線型的時間軸中不斷岔出。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Allen, Joseph (周文龍) 著，陳湘陽、蔣義 (Chen, Sonny and Chiang, Yi) 譯。2018 (2012)。《錯置臺北城》*Cuozhi taibeicheng [Taipei: City of Displacements]*。臺北 (Taipei)：麥田 (Rye Field Publishing)。
- 王冠人 (Wang, Kuan-Jen)、徐敏思 (Hsu, Min Szu) 編。2009。《濱線發聲》*Binxian fasheng [Hamasen Barking]*。高雄 (Kaohsiung)：打狗驛古蹟指定聯盟 (Takaoki Cultural Heritage Recognition Alliance)。
- 王家祥 (Wang, Jia-Xiang)。2002。《我住在哈瑪星的漁人碼頭》*Wo zhuzai hamaxing de yurenmatou [I Live in the Fishman's Wharf in Hamasen]*。臺北 (Taipei)：串門企業公司 (Trongman Co. Ltd.)。
- 王聰威 (Wang, Tsung Wei)。2008。《濱線女兒》*Binxian nu'er [The Daughter of Binxian]*。臺北 (Taipei)：聯合文學 (UNITAS Publishing Co.)。
- 王智慧 (Wang, Chih-hui) 編。2008。《鏡頭下的城市記憶：從老照片看高雄的變遷》*Jingtouxia de chengshi jiyi: Cung laozhaopian kan Gaoxiong de bianqian [City Memory under the Camera: Seeing Kaohsiung's Transformation in Old Photographs]*。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 王御風、杉森藍、吳孟青、黃于津、許聖迪 (Wang, Yu-fong, Ai Sugimoru, Meng-Ching Wu, Yu-Chin Huang, and Sheng-Ti Hsu)。2017。《和風吹撫的港市：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Hefeng chui fu de gangshi: Dazao Gaoxiong riren de gushi [Breeze through the Harbor City: The Stories of the Japanese Who Built Kaohsiung]*。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 打狗文史再興會社 (Takao Renaissance Society)。2015。《新濱老街木工班：一場關於文化及城市的再興運動》*Xinbin laojie mugongban: Yichang guanyu wenhua ji chengshi de zaixing yundong* [*The Woodworking Workshop in Xinbin's Old Street: A Renaissance Movement about Culture and City*]。高雄 (Kaohsiung)：打狗文史再興會社 (Takao Renaissance Society)。
- 江明麗 (Chiang, Ming-Li)。2018。《和風老屋旅行散策》*Hefeng laowu luxingsance* [*Trips to Japanese-Style Old Houses*]。臺北 (Taipei)：山岳文化 (Shanyue Books)。
- 李乾朗 (Li, Chien-Lang)。2001。《20世紀臺灣建築》*Ersbi shiji Taiwan jianzhu* [*Twentieth Century Taiwanese Architecture*]。臺北 (Taipei)：玉山社 (Taiwan Interminds Publishing Inc.)。
- 吳昱瑩 (Wu, Yu-Ying)。2018。《圖解臺灣日式住宅建築》*Tujie Taiwan rishi zhuzhai jianzhu* [*An Illustrated Guide of Taiwan's Japanese-Style Residential Buildings*]。臺北 (Taipei)：晨星出版 (Morning Star Publishing)。
- 吳振廷 (Wu, Chen-ting)。2013。〈「瑠」住美麗時光：「非列管眷村」的反迫遷行動〉“Liouzhu meili shiguang: Feilieguan juancun de fanpoqian xingdong” [*Preserving the Beautiful Time: Anti-Eviction Movement in an Unlisted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反造城市：臺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Fanzao Chengshi: Taiwan feidianxing dushi gueihuashu* [*City Remaking*]，侯志仁 (Jeff Hou) 編，頁42-57。新北市 (New Taipei)：左岸文化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 江明麗、盧大中 (Chiang, Ming-Li and Ta-Chung Lu)。2016。《高雄美好小旅行》*Gaoxiong meihao xiaoluxing* [*Wonderful Small Trips in Kaohsiung*]。臺北 (Taipei)：四塊玉文創 (Si Kuai Yu)。
- 辛永勝、楊朝景 (Xin, Yong-Sheng and Chao-Jing Yang)。2015。《老屋顏》*Laowuyan* [*The Faces of Old Houses*]。臺北 (Taipei)：馬可孛羅文化 (Marco Polo Press)。
- 李文環、蔡侑樺、黃千津、蔡佩蓉、余健源 (Lee, Wen-huan, Yu-hua Tsai, Kan-chin Huang, Pei-jung Tsai, and Chien-yuan Yu)。2015。《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Gaoxiong gangdu shoubuqu: Hamaxing* [*The Prelude to Kaohsiung the Harbor Metropolis: Hamasen*]。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 林宛蓁 (Lin, Wen-Jen)。2019a。《高雄老屋導覽手冊》*Gaoxiong laowu daolan shouce* [*Guide to Old Houses in Kaohsiung*]。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 。2019b。《時速五公里之前的城市》*Shishu wugongli zhiqian de chengshi* [*The*

City Before 5 Kilometers an Hour。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林曙光 (Lin, Shu-Guang)。1985。《打狗滄桑》*Dagou cangsang [Takao Vicissitudes]*。高雄 (Kaohsiung)：春暉出版社 (Chun-Hui Publish)。

——。1995。《打狗瑣譚》*Dagou suotan [Takao Tales]*。高雄 (Kaohsiung)：春暉出版社 (Chun-Hui Publish)。

侯志仁 (Jeff Hou)。2019。〈導論：城市共生、反造城市〉“Daolun: Chengshi gongsheng, fanzao chengshi” [Introduction: City Remaking and City Commoning]，〈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Fanzao zaiqi: chengshi gongshengING [City Commoning]*，頁14-28。新北 (New Taipei)：左岸文化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洪富峰 (Hung, Fu-Feng)。1998。〈哈瑪星的未來〉“Hamaxing de weilai” [The Future of Hamasen]，〈哈瑪星的前世今生〉*Hamaxing de qianshijinsheng [Hamaxing Incarnations]*，張守真、許一男 (Chang, Shou-Chen, Hsu, I-Nan) 編，頁4。高雄 (Kaohsiung)：哈瑪星社區營造工作室 (Hamasen Community Building Workshop)。

哈瑪星社區營造工作室 (Hamasen Community Building Workshop)。1997。《哈瑪星築夢記——來自西子灣的社區改造經驗》*Hamaxing zhumengji: Laizi xiziwan de shequ gaizao jingyan [Making Dreams in Hamaxing: Experiences of Community Building in Xizihwan]*。臺北 (Taipei)：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

孫小玉 (Sun, Hsiao-yu)。2012。〈水岸城市的前世今生：哈瑪星與打狗港的城市記憶與未來想像〉“Shuian Chengshi de qianshijinsheng: Hamaxing yu dagougang de chengshi jiyi yu weilai xiangxing” [The Incarnations of a Waterfront City: Urban Memory and Future Imaginations of Hamasen and Takao Harbor]，〈哈瑪星文化研究〉*Hamaxing Wenhua Yanjiou [Hamasen Cultural Studies]*，王儀君、李美文、孫小玉 (Wang, I-Chun, Lee, Meiwèn, and Sun, Hsiao-Yu) 主編，頁51-84。高雄 (Kaohsiung)：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NSYSU)。

容邵武 (Jung, Shaw-Wu)。2013。〈文化親密性與社區營造：在地公共性的民族誌研究〉“Wenhua qinmixing yu shequ yingzao: Zaidi gonggongxing de minzuzhi yanjiou” [Cultural Intimacy and Integrated Community Building: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Local Publicity]，〈臺灣社會學刊〉*Taiwan Shehui Xuekan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3: 55-102。

高雄市議會 (Kaohsiung City Council)。2012。〈「從『哈瑪星新濱老街廊拆遷問題』看待高雄市都市計畫和老街、聚落共存關係」公聽會會議紀錄〉“Cung ‘hamaxing xinbin laojieluo chaiqian wenti’ kandai gaioxingshi

dushijihua han laojie juluo gongcun guanxi” [Examining the Coexistence of Kaohsiung’s Urban Plan, Old Streets, and Settlement through the Case of “The Demolition of an Old Street Block in Hsinbin, Hamasen”], 《高雄市議會公報》 *Gaoxiong shiyihui gongbao* [*Kaohsiung City Council Gazette*] 4(7): 8678-8715。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2016。《舊品新妝：老屋改造手冊》 *Jiupin xinzhuang: Laowu gaizao shouce* [*Old Objects, New Appearances: Handbook of Rehabilitating Old Houses*]。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 (Cultural Heritage Center,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2018。〈再造歷史現場——興濱計畫：哈瑪星港濱街町再生〉 “Zaizao lishixianchang: Xingbin jihua: Hamaxing gangbin jieding zaisheng”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Sites: Hsingbin Project: Regeneration of Hamasen’s Waterfront and Streets], 《高雄文獻》 *Gaoxiong wenxian* [*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8(2): 154-163。

張守真 (Chang, Shou-chen)。2007。〈哈瑪星：擁有很多「第一」的現代化新市街〉 “Hamaxing: Yongyou henduo ‘diyi’ de xiandaihua xinshijie” [Hamasen: The Modern City Streets with Many “Firsts”], 《高市文獻》 *Gaoshi wenxian* [*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20(2): 1-39。

張守真、許一男 (Chang, Shou-chen and I-Nan Hsu) 編。1998。《哈瑪星的前世今生》 *Hamaxing de qianshijinsheng* [*Hamasen Incarnations*]。高雄 (Kaohsiung)：哈瑪星社區營造工作室 (Hamasen Community Building Workshop)。

陳建竹 (Chen, Chien-chu)。2014。〈翻轉鐵道文化新思維：高雄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打狗鐵道故事館經營管理〉 “Fanzhuan tiedaowenhua xinsiwei: Gaoxiong hamaxing tiedaowenhua yuanqu daogou tiedao gushiguan jingying guanli” [Renew the Thinking in Railway Culture: Takao Railway Museum, Hamasen Railway Culture Park, Kaohsiung], 《造園：景觀雜誌》 *Zaoyuan: Jingguan zazhi* [*Journal of Landscape*] 80: 19-29。

許淑娟 (Hsu, Shu-chuan)。2005。〈日治時代「新興高雄」的市街地發展〉 “Rizhi shidai ‘xinxing gaoxiong’ de shijiedi faza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Kaohsiung” in the Japanese Era], 《高市文獻》 *Gaoshi Wenxian* [*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18(4): 1-28。

莊雅仲 (Chuang, Ya-chung)。2014。《民主臺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 *Minzhu Taiwan: houweiquan shidai de shehuiyundong yu wenhuazhengzhi* [*Democracy in Taiwan: Social Movement*]。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陳婷芳 (Chen, Ting-fang) 。2016。《高雄巷弄日和》*Gaoxiong xiangnong rihe* [*Fair-Weather Days in the Alleys of Kaohsiung*]。臺北 (Taipei)：山岳文化 (Shanyue Books)。
- 曾玉昆 (Tseng, Yu-Kung) 。1987。《高雄市地名探源》*Gaoxiongshi diming tanyuan* [*Origins of Place Names in Kaohsiung*]。高雄 (Kaohsiung)：高雄
市文獻委員會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Kaohsiung)。
- 黃武達，小川英明，鳥居德敏，內藤昌 (Huang, Wu-dar, Hideaki Ogawa, Tokutoshi Torii, and Akira Naito) 。1992。〈日治時期高雄都市結構之分析〉“Rizhishiqi gaoxiong dushijiegou zhi fenxi” [A Reconstructive Study on Urban Structure of Kaohsiung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建築學報》*Jianzhu Xuebao*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I.R.O.C.*] 6: 21-35。
- 傅朝卿 (Fu, Chao-ching) 。2017。《臺灣建築的式樣脈絡 (修訂版)》*Taiwan jianzhu de shiyang mailuo (xiuding ban)* [*Styles of Taiwanese Architecture, Revised Edition*]。臺北市 (Taipei)：五南圖書 (Wu-Nan Book Inc.)。
- 蔡佳芸 (Tsai, Chia-Yun) 。2004。〈群體社會生活〉“Qunti shehui shenghuo” [Collective Social Life]，《高雄市常民生活史》*Gaoxiongshi changmin shenghuoshi*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Kaohsiung*]，戴寶村 (Tai Pao-tsum) 編，頁68-84。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文獻會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Kaohsiung)。
- 鄭德慶 (Cheng, Te-ching) 編。2005。《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地圖樣貌集》*Cung ditu yuedu gaoxiong: Gaoxiong ditu yangmaoji* [*Reading Kaohsiung through Maps: Collection of Kaohsiung's Maps*]。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 謝明勳 (Hsien Min-hsun) 。2012。《打狗驛站百年物語》*Dagou Yizhan Bainian Wuyu* [*One Hundred Years of Takao Post*]。臺中 (Taichung)：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Ministry of Culture)。
- 戴寶村 (Tai, Pao-tsum) 。1994。〈打狗的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Dagou de dili huanjing yu lishi fazhan” [Dagou's Geography and Historic Development]，《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第一輯》*Gaoxiong lishi yu wenhua lunji diyiji* [*History and Culture of Kaohsiung, vol.1*]，黃俊傑 (Huang Chun-chieh) 主編，頁61-97。高雄 (Kaohsiung)：陳中和基金會 (Chen Jhong-he Foundation)。
- 戴寶村 (Tai, Pao-tsum) 編。2004。《高雄市常民生活史》*Gaoxiongshi changmin shenghuoshi*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Kaohsiung*]。高雄 (Kaohsiung)：高雄
市文獻委員會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Kaohsiung)。
- 顏亮一 (Yen, Liang-yi) 。2006。〈國族認同的時空想像：臺灣歷史保存概念之形成與轉化〉“Guozurentong de shikong xiangxiang: Taiwan lishi baocun

gainian zhi xingcheng yu zhuanhua” [Time-Space Imagin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in Taiwan], 《規劃學報》 *Guihua xuebao* [Journal of Planning] 33: 91-106。

——。2014。〈都市規劃、公共利益與社會正義——從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談起〉 “Dushi guihua, gonggong liyi yu shehuizhengyi: Cung leshengliaoyangyuan baocunxingdong tanqi” [Urban Planning, Public Interest and Social Justice: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Movement of Taiwan Provincial Leprosarium], 《城市與設計學報》 *Chengshi yu sheji xuebao* [Cities and Design] 21: 115-138。

簡錦松 (Chien Chin-Sung)。2008。《高雄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 *Gaoxiangshi diming yu jielu yangeshi* [History of Kaohsiung's Place Names and Streets]。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Kaohsiung)。

魏聰洲 (Wei, Tsong-Jou) 編。2001。《看見老高雄》 *Kanjian Laogaoxing* [Catching Sight of Old Kaohsiung]。高雄 (Kaohsiung)：高雄市政府新聞處 (Information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二、外文書目

Blier, Suzanne P. 2006.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edited by Webb Keane, pp. 230-25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orch, Christian and Martin Kornberger eds. 2015. *Urban Commons: Rethinking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Brumann, Christoph. 2009. “Outside the Glass Case: The Social Life of Urban Heritage in Kyoto,” *American Ethnologist* 36(2): 276-299.

——。2012. *Tradition, Democracy and the Townscape of Kyoto: Claiming a Right to the Past*. London: Routledge.

Chun, Allen. 2010. “Democracy as Hegemony, Globalization as Indigenization, or the ‘Culture’ in Taiwanese 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35(1): 7-27.

Coaldrake, William. 1996. *Architecture and Authority in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ronon, William. 199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Norton.

- Earle, Lucy. 2012. "From Insurgent to Transgressive Citizenship: Hous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Rights in Sao Paulo,"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44(1): 97-126.
- Geismar, Haidy. 2015. "Anthropology and Heritage Regim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4: 71-85.
- Grasseni, Cristina. 2004. "Skilled Vis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Breeding Aesthetics," *Social Anthropology* 12(1): 41-52.
- Hannerz, Ulf. 1992. *Cultural Complex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a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on, Rodney. 2012.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Routledge.
- Harvey, David. 1978.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3): 101-131.
- . 2012.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 Holston, James. 2008. *Insurgent Citizenship: Disjunctions of Democracy and Modernity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rtolf, Cornelius. 2012. "The Heritage of Heritage," *Heritage and Society* 5(2): 153-174.
- Howe, Cymene, Jessica Lockrem, Hannah Appel, Edward Hackett, ...and Cyrus Mody. 2016. "Paradoxical Infrastructures: Ruins, Retrofit, and Risk,"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41(3): 547-565.
- Hsu, Ching-wen. 2017. "On the Waterfront: Contending Visions of Urban Future and Shimin Life in Kaohsiung,"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5(2): 7-44.
- Huang, Shu-mei. 2018. "Liminoid Space and Place-Fixing in Urban Activism,"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9(3): 359-371.
- Huyssen, Andreas. 2003.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Ignatieff, Michael. 1995. "The Myth of Citizenship," in *Theorizing Citizenship*, edited by Ronald Beiner, pp. 53-7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ow, Setha. 2014. "Spatialities: The Rebirth of Urban Anthropology through Studies of Urban Space," in *A Companion to Urban Anthropology*, edited by Donald M. Nonini, pp. 15-27. Oxford: Wiley-Blackwell.
- Lowenthal, David. 1998.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 Hsin-yi. 2002. *Politics of Locality: Making a Nation of Communities in Taiw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urtagh, William J. 1988. *Keeping Time: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Preservation in America*. Pittstown, NJ: The Main Street Press.
- Narotzky, Susana. 2013. "What Kind of Commons Are the Urban Commons," *Focaal—Journal of Global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66: 122-124.
- Pocock, J. 1998. "The Ideal of Citizenship since Classical Times," in *The Citizenship Debates*, edited by Gershon Shafir, pp. 31-4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and, Jordan. 2013. *Tokyo Vernacular: Common Spaces, Local Histories, Found Obj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mone, AbdouMaliq. 2014. *Jakarta: Drawing the City Ne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omers, Margaret. 2008. *Genealogies of Citizenship: Markets, Statelessness, and the Right to Have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rensen, André. 2002. *The Making of Urban Japan: Cities and Planning from Edo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Urciuoli, Bonnie. 2000. "Strategically Deployable Shifters In College Marketing, or Just What Do They Mean by 'Skills' and 'Leadership' and 'Multiculturalism?'," *Language and Culture: Symposium 6*. Retrieved from: <https://language-culture.binghamton.edu/symposia/6/index.html> on Mar. 3, 2020.